

# 小說組

2017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總計有效收件一四〇件，篇幅從千餘字到數萬字，整體觀之，展現一幅繁麗的星圖。

首先，小說的主題相當多元，包含親情、愛情、主體思辨、生死思索、性別認同、歷史記憶、土地情感、社會關懷、文化反思、政治嘲諷……等等；其次，在小說的美學技巧方面，也是多音交響，眾聲喧嘩，無論是素樸寫實、現代主義、魔幻寫實、後設敘事……，甚至好讀好看的通俗劇場都有。這是一場文學競技，但又不僅止於文學競技，寫作者不只是在炫技展演，他們努力為不同的主題，尋找最適切的說故事方法，從而構織出一張繽紛繁美的故事地圖。

關於港都高雄的前世今生，當然也是這些作品中最鮮明的主題之一。或者是在地人寫在地，寫高雄的自然景觀、傳奇故事、歷史圖像，或者是異鄉人寫高雄，從不同的視角，以旅者的陌生化眼睛，凝看高雄，素描高雄，讓打狗鳳邑文

學獎的故事圖繪，展現出南方獨有的色澤與氣味。

小說組的複審過程，由彭瑞金、蔡素芬、李志蕃、李維菁、楊翠五位委員投票，產生十六件複審入圍作品，進入決選。十六件決選作品各有千秋，主題豐富，有親情追憶、婆媳關係、政治嘲諷、地獄遊記、未來小說、動物小說、都市荒謬劇、天才成長史、鄉俗小民生命姿顏、節奏明快的通俗劇場等等。

決審會議上，五位評委首先交換評審標準，得到基本共識。評委一致認為，一部好的小說，必須具備幾個條件，首先是主題明確清晰，說故事的方式與主題能夠合宜搭配，具有可讀性；其次，敘事結構、情節安排具有緊密度與節奏感，能營造吸引讀者的敘事韻味；再者，人物角色形象立體鮮活，人物關係的經營深刻合理；最後，敘事語言自然、靈活、精準、不矯作。

經過逐篇詳細討論，相互說服，幾輪投票過後，最後從十六件複審入圍作品中選出三篇，完成2017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的評選工程。三部作品，題材和手法迥異，見證了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多元美學。

〈豪宅裝潢中〉是一部都市荒謬劇，年輕影像工作者們過得苦哈哈，決心炒房賺點錢，他們合力買了一間公寓，以獨特的美學天賦裝修，卻從牆上掉出一隻乾枯手臂，後來決定將手臂製作成雕塑藝術品，小說中充滿各種都市荒謬劇、恐怖小說的元素，而小說中的「手臂」，則具有雙重效果，先是恐怖小說的基本裝置，其後蛻變成荒謬小說的核心元素，通過反差，產生有趣的敘事效果。〈今天天氣真好〉則既是未來小說，亦是現實諷刺小說，以孩童視角觀察「未來」世界的破敗，（其實「未來」不遠，只是「現實」的時間延遞與變體而已），環境嚴重污染，山與樹消失了，連「書」也幾乎絕跡，人們活在謊言的虛構世界中，活在「今天天氣真好」的假像中，有一點意志想去探求真實的人也消失了。小說以孩童視角，犀利地揭穿這個謊言迷宮。〈濃



紅色玫瑰〉則又是截然不同的主題，小說中的「濃紅色玫瑰」，有幾個象徵意涵：生理女性身分、帶刺性格、長期沾帶的身體病痛，以及因為親情傷害與性侵害而長居久住的心理創傷；小說從月事初潮寫起，結尾則是祖孫和解，文字具有詩意。

三部小說，三個故事題材，三種敘事手法與美學風格，有如三稜鏡的三個側面，繁複交錯，映照出 2017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的豐美故事圖景。

小說組首獎

---

# 〈豪宅裝潢中〉

張龔雪



---

### · 作者簡介 ·

目前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影創與數媒博士生（重回校園的感覺好奇妙啊！），一對孩子的父親，市民馬拉松跑者，文學創作，影視編劇。

### · 得獎感言 ·

接到電話時我驚了一下，希望沒嚇到打電話來的承辦人，因為「黑色幽默」的故事類型，其實在各種徵文發表報刊並不討喜（但我很喜歡），能被接受，對我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謝謝主辦單位辛苦辦理比賽，然後，我會好好利用這筆錢準備拍片（還有付一下眼前的幼稚園學費）。

「妹妹……妳知道嗎……」

當這棟住宅大樓的老邁管理員，在電梯內手拎著一串鑰匙，抬頭看向我的時候，我看著他抬頭紋，深得像地震園區展覽的斷層，我的腳稍稍退了一步，試圖與管理員拉開一些距離，我試著親切笑了笑，反正女生就是有這樣的好處，只要微笑就能改變氛圍，我們社會稱之為「禮貌」。

「這個社會最有用的，就是女生的禮貌。」這是阿劭教我的影視美術職場入門第一課，在都是男生為主的職場，女生要記得總是微笑；小秋也說，拍片的時候若是遇到不開心的事反而要笑，笑會把職場鳥事變不見，特別是拍片現場鳥事一堆，妳不笑，根本做不下去。

雖然年紀都要三十了還被叫「妹妹」，有點隱藏不住的喜悅，但我還是假裝沒聞到管理員身上的汗味，我明白這味道融合各種苦度的汗酸，我在電視台或片場的電梯中，常遇見這樣的氣息，那是熬夜翻班、連開十二小時的責罵會議，與各種現場疲勞交疊而成，複雜到難以言喻的氣味。

只是我沒想到，電梯門關上時，這位帶我看房，看來彷彿像枯葉一樣萎縮的年邁警衛，從一樓上升到十五樓的短短電梯時間內，竟然對我進行了業界所謂的「電梯 Pitch」，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把一個故事說完，引起聽眾強大的興趣。

「……妳要買的那個房子啊，之前齣，是買給那個年輕小三的房子啊，那個女生真水喔，我看過幾次，就好像有一個唱歌的女明星一樣——但是那天喔，妳知道嗎，小四和小五

和小六一起來抗議，大家都說為什麼妳有房子我也要有，大家集體鬧自殺，一起打電話給那個老闆——鮑，妳知道那個老闆吧，做電子的啊，沒辦法啊，如果我有錢，我也想多討幾個——驚死人喔，她們在中庭打架，頭髮抓得亂七八糟，還把小四的假髮抓掉，原來她禿頭啦，摳憐啦壓力大會禿頭我也是這樣，後來那個小三的衣服還被抓掉，光溜溜在路上跑，整個馬路上的人都轉頭過來看差點撞車，管委會生氣也沒辦法，一直罵我們警衛，拜託，我們怎麼可能介入人家的家務事。她們在門口推來拉去，那個老闆的大老婆就開一台寶士來了啊，她來了後，每一個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像小朋友放學排路隊，大老婆一個一個給巴掌，啪啪啪每一個都有份。後來那小三就搬走了，可是妳知道嗎，那個小三鮑，之前有時候會回來，站在樓下一直抬頭看，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晚上也這樣……甘佻鬼咧……管委會看到又罵我們警衛，拜託……關我們屁事喔……又不是我叫她來的……」

短短時間內，我眼睛瞪大，耳朵豎起。這故事有裸體，有外遇，有抓假髮，有驚悚如鬼的盯視，還有八點檔婆媽劇最愛的「甩巴掌」，這是我當影視美術這麼多年，陪開電視台編劇會議時最常聽到的建議：「收視率又跌了——今天輪到誰被打巴掌？」

電梯門開了，管理員嘰嘰咕咕說個不停，直到他從口袋內掏出一串鑰匙。「妹妹，到囉。」我仔細看，這只是一層四戶的普通公寓，鐵門也沒有什麼洛可可豪華裝飾，我屏起氣

息好奇，被管理員說得生動又激烈，這樣金屋藏嬌的屋子會是怎樣的屋子，裝潢多麼淫靡，多麼酒色財氣，畢竟我的工作電影美術，之前都是按照劇本去營造出「想像中的現場」，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真正的現場」。

只見管理員轉開鑰匙打開門，我深呼吸，推開門走進去，沒想到這房內看來意外簡單，說是給小三住，卻也沒有什麼想像中的豪華裝潢，看起來乾乾淨淨，是極度簡單的日本都會風，比我們拍片常拍的「國宅」看起來乾淨一百倍，床是IKEA買的，因為拍片太常看見IKEA家具，我一眼就認出來型號與尺寸；書櫃一整片牆，裡面的書還沒處理掉，法律、歷史，文學，《地球四十六億年來的基因庫變化》，《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經濟》、《語言戰爭與社會進化》，感覺自己都讀不太懂，好像來到誠品的閱讀菁英展示區。

「妹妹……妳真的要買嗎，這間要買還要等人來整理喔，產權什麼的……妳清楚嗎……都是我們管委會啦，說什麼不給仲介帶看，累死我了……」

管理員打量屋內的許多角落，我能聽出他到底有多不耐，但我暫時不想理會他，他沒注意到我靠向那片落地窗，推開窗，一道海風撲向門內，我聞到海的氣味，和我老家感覺很像，只是吹過我老家的海風多了蓮霧的氣味。十五樓不算很高，我之前看多二十多層樓的房子，卻都沒有這一戶的視野好，能看見遠方的八五大樓，兀自在穿透雲的陽光下矗立，海上的渡輪劃出白色波浪，好愜意。



深呼吸，吸著夾帶海風的空氣，不知道為什麼，看房子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好愉悅。在這間屋子之前，我已經看了幾十間屋子，彷彿在各個角度觀賞這座城市，看著不同角度，高高低低的八五大樓，彷彿過去從小到大熟識的這座城市，因為我換個角度閱讀，而變成另外的樣子。

我拍下一些屋內照片，上傳阿劭馬上說「讚讚讚」，小秋馬上說「要了」。我想應該是定了，這麼好的房子怎麼會留給我，或許這就是某種時空的夾縫之中，剛好給我們這些年輕人給撞見吧。一這樣想，我突然放鬆索性坐在地板上，抬頭看向窗外的藍天白雲，好慵懶。看得這老管理員覺得好詫異，怎麼會坐下在別人的屋子內，他不知道我心中大石底定。

其實，這房子的氣質不錯，就算這間以前是給小三住的房子，如果是當自己家一定很不錯，只可惜，這是「過路屋」，但我不在乎，躺賴在這屋內，非常滿足。

※

我們的美術班的頭，阿劭總是說，影視美術這件事情他再也幹不下去。「來找些好賺的吧」，小秋也說「轉行吧！」、「回家養蝦吧」、「來炸雞排吧！」。這種轉行話題，每天都在影視圈內不斷流傳，畢竟我們總感覺這行要垮了，面對中國的資金攻勢，面對本土市場的萎縮，小秋每天都在臉書上抱怨她「要死了！！！」，喊得底下幾十個同業不斷點

讚說好，不管是攝影組，美術組，製片組，場務組，大家不約而同全都說：「這不是人做的工作。」

的確，若精算時間和投入成本，影視的現場工時實在不是蓋的，換算時薪，比去便利商店上班還低。許多成功人士都說「青年啊，你們要踏出舒適圈」，但是有時候想，身在拍片地獄中，往左邊或往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但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除了抱怨之外，找一些專長之內可以作的事，還好，有心之人總會遇到啟示。

「做電影美術的，算不算就是會做裝潢啊，我爸是木工師傅，美術做的事情和我爸做的事情好像。」

那天，高職實習生娟娟，在我們工作室脫口而出這句話時，阿劭看著我，想了想：「差不多啊，做裝潢——對啊，差不多啊！」

小秋也皺著眉頭看向娟娟再看向我，點點頭。「對啊，裝潢有什麼難，我們每天都——」

這一個問句問出口，彷彿讓我們這小公司內突然降下神諭，大家都想清楚些什麼。

在台灣，影視因為分工規模小，一個人身兼多職什麼都會，製片組小到買便當，大到與政府交涉調來直升機在天上飛都行；在我們美術組，從身上的小紋路小刺青，到一座古老的宮殿，只要有錢，都能變得出來。

阿劭學歷很高，雖然我們都一樣是大學畢業，但我認為阿劭學歷就是比我高，因為他是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讀電影，



聽起來很屌，但他在片廠髒話沒停過，他說台灣髒話是回來台灣以後因為工作需要用髒話溝通才練成順口溜，他在法國生氣時說「梅噶」。

當年其實他不是要學電影，他高中畢業就當兵，退伍後壯遊到歐洲，到了巴黎時覺得很美，塞納河左岸咖啡館，右岸狗大便，阿劭走在右岸連續踩到狗大便氣死了，根本去塞納河右岸玩踩地雷，「梅噶」merde 就是狗屎，就連當地的路人也一直喊。

後來阿劭旅行中，遇到一間法國人開的餐館，他想學到「藍帶」廚師，但是藍帶師傅以為他是發瘋觀光客，就根本不想理他，他就去隔壁韓國人開的餐館作泡菜煎餅打黑工，下班就去韓國老闆開的跆拳道館練腿練腳練身體。說是練，其實是充當小朋友的假教練，因為就是要亞洲人面孔，才有很會打跆拳道的感覺。

阿劭實在任勞任怨，我想，我這代台灣人就是亞洲限定的神奇寶貝「大蔥鴨」，要被作成烤鴨了還會自備蔥。韓國老闆替阿劭申請工作簽證，阿劭練著就練到黑帶，法國其實治安不太好，有一次他上班路上，在窄巷中遇到一起搶劫，他俐落幾腿就踢得搶匪流鼻血落荒而逃，那位被劫的路人，是第八大學的電影系老教授，他本來以為自己逃不過這一死劫，沒想到死之前竟然遇到台灣李小龍，啊噠——幾腿，教授感動莫名，就請阿劭吃飯，看法國能看到的「最好的電影」，結果教授請阿劭在電影院裡看的是侯孝賢的《戀戀風

塵》，好奇怪，在巴黎看侯孝賢特別好看，阿劭就下定決心，在法國讀電影，回來後也不想當導演，一心想當美術。

「在電影內實踐人生，法國人都這樣，生活在美感之中，美術才是電影最重要的事。」回台灣後，阿劭經過歐洲美感的薰陶，很多廣告都找他作美術，因為這樣最有歐洲味，台灣人很吃歐洲味，代表高級。

每次當阿劭重複說著這段過往時，我都是崇拜看著他，畢竟就算是唬爛，這故事也唬爛得太緊密，而且法國人就算說髒話「波爾蝶」，聽起來彷彿也有波爾多的葡萄酒香，阿劭總是對那些業主說著「波爾蝶」，聽來十分優美。

其實，要不是阿劭的那教師退休的爸爸，在阿劭大學畢業，暑假回鳳山時突然腦溢血死去，阿劭才發現，其實父母不在時才沒心情遠遊，孔子都亂講，父母健康才敢到處玩，阿劭後來就在台灣待著了。

公司的另外一個前輩，小秋，她在美國舊金山藝術大讀影視碩士，小秋學的本是養魚，本來想接爸媽在路竹養草蝦的魚塢，八八水災那時候讓爸媽賠慘了，池水上漲蝦苗大逃亡，她陪爸媽拯救魚塢幾年後，看著水車每天轉，小秋終於受不了，自己一個女生都二十八歲了還沒追過夢想，於是辦貸款跑去舊金山去，讀完書那年三十歲，小秋想放逐自己，在美國流浪到很多地方去。

小秋總是和我在熬夜時，紅著眼睛等換景的空檔，說不膩這段奇妙的回憶。

當年她一個女生三十歲，流浪到美國的印地安人保護區，印地安人的男生大多都很帥，每天喝酒迷迷茫茫，小秋住印地安人的破民宿，她說流浪很久後，內心會產生一種奇特的唏噓寂寞，覺得自己很飄搖，腳踩不到地，被風一吹就像風箏一樣被吹起來。

有一天，小秋在很憂鬱時，在印地安人的民宿內打開電視，看到電視裡面非洲正在舉辦慶典，慶典中的圍觀黑人土著之中，有一個人穿著台灣援助的衣服，腳上穿著一雙藍白拖。

小秋說，這是她人生之中最震驚的畫面，她絕對沒有看錯，雖然只有一轉眼，她還擦擦眼鏡，確定畫面中最邊緣角落的那個土著的確穿著藍白拖，就這樣，小秋那個晚上失眠，後就回到台灣來了，因為找幕後工作，和阿劭在一個案子合作後，就留在台北。

我上台北時，發現這兩個高雄人合開電影美術工作室，土不親人親，我就加入公司一起作影視美術。我後來也發現，影視圈內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常常休息吃便當時，每個人都和我說起他們曲折離奇的生平，彷彿做電影的人，人生也像電影，只有像我這樣在台灣念影視出身的人，人生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波折，每次和她們聊天，我都只能當聽眾。

「……不如，我們來炒房吧。」當那天翻班，連續工時24小時的黑眼圈阿劭喝了三罐機能飲料後，對我們說出這句話，我沒太驚訝，彷彿終於等到這一刻。

「炒房……也要有錢炒啊……」小秋唸了阿劭幾句，阿

劭趕緊解釋，我們來買下房子，透過我們電影美術等級的美化，高於市價 20% 以上賣出去，有可能吧，這樣子最可行，反正當美術都是賣服務，賣給業主，和賣給下一個買房子的人又有什麼差別？

小秋聽了，好像靈光閃過似的，也點頭稱讚說：「是啊，反正都要死了，死在左邊和死在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這些話實在有道理，我點頭深思，加上阿劭的計畫很簡單，如果要「變更結構」，那必須要送審，在不變動任何結構下，我們以影視美術的專長，讓屋子整體感覺變美。學影視美術的人都知道，人是感性的動物，美感就是錢，雖然台灣的街景多麼醜，但是家裡絕對不能醜。只要設定好族群喜好的風格，不管是翻新做舊，找各種風格的道具與家具，只要付得出製作費，我們都辦得到。

但是要在台北做這件事情，成本太高，隨便公寓都是千萬，我們的現金太少太難做到，我們打量後，決定回到我們三人的家鄉高雄，在這裡經營好後，說不定就可以永遠脫離電影圈。「立足高雄，放眼台北。」阿劭手叉腰如是說。如果我們能在高雄創業成功，我們又何必到台北來被虐待，我們決定一起用青創貸款的方式，成立一間專營電影美術，但是實際上是二手屋美術的工作室。

我們都明白，因為這件事情聽起來太奇怪，必須先建立好模式，有了第一個作品後，我們就能單純賣房子的設計服務，作出第二個，第三個……這實在比做電影美術有成就感。



我們三人合資，第一次成為「老闆」，貸款下來戶頭那天，我才理解到電影即人生，我們所做的這些，其實和拍電影沒有差別，即將開始我們這副業，這個案子一定要從頭就做對。以電影美感來說，有各種條件前提，首先 VIEW 一定要好，以往拍片勘景 VIEW 不好也沒關係，反正綠幕 KEY 上去。但是人住的屋子不能 KEY，屋外風景爛，未來美化過的屋子，若是只能拉下窗簾沒有夜景，那「感覺」和「價錢」也一定跟著打折扣。

我找了許多屋子，透過許多訊息，也找了房仲，聽聞最近房價還在高檔，沒想到消息轉來轉去，突然發現有屋子市價六折賣，六折耶怎麼可能，我追問這消息來源，一位老邁的待退房仲，他手上的物件全是凶宅和法拍屋，這屋子該不會是凶宅？老房仲是我爸小時候一起種蓮霧的玩伴，爸過世那年，告訴他要好好照顧我，我總想他不會坑我們年輕人，我調查凶宅網後，確認沒有記載成為凶宅。

「這是問題屋，以前屋子有奇怪的問題，所以才會這樣，通常還要處理一些有的沒有的，才會這麼便宜喔，妹妹啊，要買要小心喔。」

老房仲語重心長，儘管要買要小心，但是六折耶，我怎麼可能不去看房，我在高雄曬著太陽跑，回報公司後，阿劭在電話中大喊：「管他有什麼問題，六折，又不是法拍屋，不是凶宅就好啊，我知道凶宅銀行貸不到款啊！」

小秋在跑景的路程之中，傳訊息來。「還會有什麼問題，

會比拍片的業主還難搞？」

那天後，我回到台北，和阿劭和小秋一起開始發想設計，要如何加質感賺到 20% 以上的屋價，要地中海還是美式，還是日本京都禪味十足，光是這些想像，我們就爭執不少，卻也高興不已，每個人都拋下手上那些改了 N 次的景圖，在公司討論到天亮，阿劭拿出了多年來他當電影美術蒐集的許多道具，檯燈，雕塑，整個看起來很老歐洲。小秋也列出自己有的各種電影道具的照片，我們打算把倉庫裡的多餘道具出掉，清倉又賺錢，一舉數得。

能創自己的業，內心無比滿足，當我高興辦理過戶的那天，原屋主的委託人是個律師，不是房仲，與我約在這棟大樓樓下的便利商店，他穿著西裝，蹣跚著腳等待我到來，他滿頭白髮但是轉過頭來臉卻十足年輕，讓我看著他的臉，感覺到有些詭異。少年白律師似乎被下了封口令，我問什麼都不答，只和我說，六折賣出，是因為希望快點解決，簽約。

我蓋下印章後，律師離開的三十秒間，我的電話開始急叩，因為我正在整理文件，漏了電話，一接起才發現有許多通，比業主還業主，讓我緊張接起電話，原來是管委會。

「妹妹，你是新屋主嗎？」電話中那聲音十分低沉。「是……啊。」我小心翼翼回答，卻聽到電話中那聲音在打嗝。

「妹妹，我佻你講喔……」

管委會那邊說，一直希望找到人能夠處理這間屋，因為自這棟十五樓屋子之下的一到十四樓都會漏水，管委會之前不斷

發訊息給屋主，問題這就是小三住的，管委會根本聯絡不到屋主，直到最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排路隊那天，一切才揭曉。

一想到屋子才剛買沒幾十秒，就遇到急叩的管委會，內心不免忐忑，但還是必須出現，等阿劭小秋下午匆忙搭高鐵來高雄後，我們三人趕緊去開會，白髮的主委斜著嘴出現，看起來臉好像特殊化妝的北野武，我和阿劭小秋三個人不約而同看著他不會動的左臉，想著要請哪一位特殊化妝才能做出這種效果。

主委不是請我們去主委室，他看著我們一眼，眉毛動了動，大拇指比著外面，我們三人吞了口口水，感覺很危險，沒想到他拐了個彎，帶我們去我簽約那間 7-11 喝啤酒，我坐回了早上和律師簽約的座位。

大白天的主委就買了幾罐台啤放桌上，他喀喀喀每罐都開，好像預告每罐都要喝完，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看主委喝了幾口後，深呼吸一口氣，彷彿要預備說出什麼讓人不安的消息。

「少年欸……之前無法處理，那老闆藏了很久啊……我們怎樣都聯絡不到……開玩笑，聯絡到的話那小三就破康了啦，我懂啦……如果是我也這樣啊……」

主委啤酒一口一口咕嚕後，他笑著看我們，好像龍貓的笑，笑得露出白齒最後面那顆我都看出是金牙，他的 POLO 衫遮不住他的胸口露出的那一塊刺青圖樣，那是一隻龍，但是尾巴的部分沒有填色，讓我看了職業病好想拿筆塗滿。

「少年欵，修水管這件事情……就拜託啦。」主委笑著交代完畢，我點頭說好，主委想要握我的手，我趕緊把阿劭的手推向前去讓主委握，阿劭還笑得出來，等主委離開後，他和我說主委的手黏黏的，他洗手了三次，那黏感洗不掉，附著力很強。

主委的潛台詞是，只要不是大老闆當屋主，這就好處理，要處理樓下的漏水，就要打我們這層樓，一名抓漏的師傅三十分鐘內就來了，迅速到讓我和阿劭小秋都怔住，拍片再精實，都沒這麼有效率。

我們在屋內，看師傅拿著像聽診器的設備，緩緩在牆面上移動，彷彿要監聽牆壁對面那戶人家，我們三人感覺到不對勁，抓漏師傅搖搖頭，拿著麥克筆在牆面上畫上一個圈，師傅請我戴上耳機，我戴上師傅的耳機，就像收音 BOOM MAN 都會戴一個耳罩式耳機，聽到咕嚕咕嚕滴答滴答的流水聲。

「你們怎麼這麼晚才修，聲音很大。」師傅捲起線，開始收工具。

「那個……我們才買這間屋子……」我面對收線的師傅說。「還不到一天吧。」

一天兩字說出口，師傅一聽，臉色一變。「是喔……喔喔，原來如此……我找主委領錢去。」

「難怪。」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難怪這屋子只要六折，也沒有仲介想碰，除了漏水之外一定有別的事情，但是卻沒有人和我們說明，難道因為我們看起來是台北人的關



係，難道前屋主和主委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唉，我們也不過就是想賺一筆，工程期一長，我們就等於少賺，但這也沒辦法，或許我們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簡單，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事情比拍片還難。

※

我和阿劭和小秋開會討論後，覺得現階段還是要好好面對，我們打算同時間作好美術，同時間也把這漏水的問題解決，只是漏水應該還好，只是那主委的臉讓人想到北野武，總讓我有點懼怕。

其實原本的日本都會風格也不錯，但是太知性了，我們投票，決定把整體的色調下降，成為歐洲精品風，目標是針對小小貴婦女性的知性之家，海景與歐洲。

「想像一下，來到了羅浮宮，裡面全都是知性的展品，彷彿一瞬間帶你穿越時空……」阿劭馬上開始畫景圖，好萊塢派到台灣的工作，阿劭都沒這麼勤勞過，我們在網路上貼上了我們用3D製作的景圖，彷彿法國某個小小美術館，馬上就聽到同業好評，看樣子勢在必行。

至於漏水這問題，阿劭和小秋見多識廣無所謂，其實修水管走水電，對我們美術組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我們和管委會的主委說明，修水電一點都不難，主委那天就跟著我們進入屋內，看我們準備設計的圖面。

「干若猴咧，這你們會設計喔。」主委笑著，眯著眼看著我們手上的3D設計圖，又看著一堆修理工具，準備要來止水。「你們要自己修嗎，怎麼可能？」

主委一說完，阿劭兩手一攤。「已經知道漏點了，把管換掉不就好了嗎？」

「幹，你是水電師喔，看無出來喔！」

的確，阿劭打扮看起來像嘻皮，就是不像水電工，阿劭熟練地去把這間房的總水管給關掉後，看著抓漏師傅標定的牆面位置，拿出破壞機開始打牆，馬上主委電話開始響起，只見主委電話打回警衛室訓斥後，大家都怏怏。我們看到這通電話後都想，只要和主委攀好關係，往後的事情都好辦。主委看我們逐漸將牆面管線孔清出後，主委也逐漸微笑。只是水管嘛，換水管有什麼難，做美術的人是水電加上木工加上泥水工——

沒想到，這片牆被破壞機噠噠噠打裂水泥後，破裂的水泥之中，冒出了一股冰涼寒氣，露出管道間的水管，阿劭又繼續打牆要清出良好的視野換管線，直到這碎裂的牆面之中，突然掉落了出了一隻手。

人類的下手臂，手肘之下的……一隻手臂。

那一瞬間，彷彿慢動作，我們現場四人都止住呼吸，手掉伸出牆後，比出「八」的手勢卡在牆上，因為太過於突然，阿劭手中的破壞機停不下來，打到了那隻手的食指，食指被破壞機打斷，滾了幾圈掉到我腳邊。

畢竟是「手」，儘管我做過各種怪物，動物模型，還是會驚訝。

起初我一直以為主委是黑道，斷手斷腳應該看過不少，沒想到他面色青筍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心想，這隻手如果是真的，沒有臭味，不可能，人類的屍體很臭，這一定是惡作劇，我緩慢地靠近那隻手，戴上手套，撿起地上那隻斷掉的部份。

的確，是人類的手，我看見了皮膚毛孔，也看見骨頭，不可能有這麼精緻的模型，影視模型通常用各種方法躲鏡頭，這個「道具」毫不躲——「那就是真的」，我嚇得大哭出聲，把斷指一丟，拋給主委，主委怕得手揮舞，手指被他拍了幾下，落入了他的 POLO 衫胸口內，只見主委像蝦子跳啊跳的，把那手指頭從衣服中抖出來。

「嗚——」我嚇哭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屍體，近在眼前十公分處，儘管過去做過許多屍體模型，都不如真的屍體那一眼震撼。

阿劭抓著頭髮，快要把頭髮抓到禿頭。「怎麼會有手！」阿劭看著主委大喊，主委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說不出話來。

「我查過啊，這大樓在建的時候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啊！」小秋拿著手機不斷蒐集各種資訊，手指迅速到彷彿有了殘影。

主委這才說起，「聽說」這棟大樓在灌漿的時候，「好像」有一個灌漿工人從很高的頂樓處被風吹下去，「據說」身體被鋼骨尖銳處切碎，打爛，「可能」散落在這棟大樓裡面灌漿

處，但是這聽起來根本不可能，是附近房仲放出來打壓房價的鬼故事，從來沒人當真過……沒想到……

「還是有人放進去的？」小秋逼問主委，主委面色難看。「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我擦乾眼淚，情緒理智回復一些，腦中突然想著我們還為此開一間工作室，還辦了青創貸款，以後該怎麼辦，我再度鼓起勇氣靠近那隻手，手臂上似乎還有刺青的模樣，一隻萎縮的右手斷臂，正好從手肘關節那邊卡住，屍體的氣味看樣子是風乾被壓抑……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做美術的人都或多或少做過屍體，屍體有各種型態，乾燥的最難說服觀眾，所以製作人通常都會說：「妳就給它做爛爛的，上面帶血的那種……觀眾才會喜歡啊……」我回神了，遇到這種怪事，正想要拍照，上傳到FB上，和大家說我們遇到了什麼，但隨及被主委給制止，主委一雙眼睛彷彿中邪一樣看著我們。

「這件事情不能讓別人知道……」主委深呼吸幾口氣，這事情這麼重大，主委回過神來，隨即把門給關上。「這大樓一堆人掛賣，如果你們屋子弄好，高價賣出，可以拉抬整體價錢，但是現在……」

斷人財路者皆殺之，我們都有看投名狀，我們三人不禁面面相覷，深吸口氣，

「說得也是，我們是六折買，到時候變凶宅，就要四折賣，甚至三折，變成凶宅還沒有貸款，我們負擔不起……」



阿劭和小秋仔細分析過利弊後，與我認真說起，小秋又拉我到一旁低聲說：「整棟大樓有二十層，每個賣的人都被搞掉二十趴的話，那個主委一說出去，我們要怎麼離開這裡……」

我深呼吸幾口氣，盯著那隻乾燥的人類的手臂，被打掉食指後的手掌仰天，彷彿在和我比著中指。

※

「誰說買這會賺錢的！」誰知道會出這種狀況，阿劭和小秋和我，三人在屋內互相生彼此的氣，話說回來，要怎樣不會生氣，但是儘管氣，也只能氣自己，誰知道會出這種事情。

氣歸氣，事情還是要解決，在整夜吵架氣話說完後，我們三人決議，原本的施工繼續進行，油漆壁貼全部繼續，我們將燈具全部換過，燈具通常都是身份的象徵，放燈的地方旁邊放的木櫃子，通常都要有弧線照型，十八世紀老歐洲過度裝飾，連沙發背後靠牆看不見的地方都會有花紋。

其實，所有的工作原本都想要發包出去，台北的工作也賺，高雄的工作也賺，這下子出現這隻枯手後，只剩三個人能做，那隻手的事情不能給其他人知道。加上主委三不五時就出現在我們樓梯間，彷彿在監視我們，我知道他不斷搜尋著手機，看有沒有我們放出去的消息，但是我們怎麼可能會說出去，一說出去就是百萬元以上的跌價，我們沒有這筆錢

可以損失。

我們工作一直迴避這隻手的位置，畢竟，沒有人想要先去解決「他」，直到我們將原本預定好的家具，電影二手道具，從台北的倉庫請貨車運下來後，裝修工程最後的最後，我們才想要來解決這隻手。

阿劭，小秋，和我戴上口罩，拿著放大鏡仔細看著這隻人類的右手臂。我想過這隻手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如果「他」沒有腐爛，以我做美術研究過屍體的知識，不是風乾就是皂化，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風乾。

這隻手當初應該是掉下後，貼在管線間沒被發現，因為酷熱的水泥間，或是大樓間造成風口，造成的高溫和脫水效果把水分帶走，最後成為了木乃伊一樣的手，最後才意外封存在此處。

我們三人仔細研究著這隻手，就像研究著美術道具一樣仔細。

「等等，我們一直用屍體來想，會不會原本就是錯的，如果這隻手的主人沒有死的話，那這隻手就不算『屍體』了不是嗎？」

阿劭思索了許久，對我說出了這麼有哲理的話。

「可是……你能確定嗎？」小秋皺著眉頭。「這消息一出去，記者知道的話，到時候大家都來拍照，不管是不是屍體，這間房不用賣了……」

更何況，對我們從事影視的人來說，知道劇情之中的

「冰山理論」，或許整棟大樓之中，還有其他散落的身體部份……

「如果我們將那隻手給敲碎……從馬桶沖走……」阿劭說得嘴唇顫抖。

「這樣的話，那主委會懷疑我們怎麼處理，該死……早知道就不要找主委來看了。」小秋打槍阿劭，提出建議。「不然將它給包垃圾袋丟了……」

阿劭打量那隻手，深呼口氣。「如果……被清潔隊發現的話怎麼辦……算是棄屍嗎？」

「可是你剛不是說不一定是屍體嗎？」小秋又問。

討論到這邊時，我們轉頭看著電腦中的景圖，牆壁中突然傳來聲音，我們三人倒吸口氣，暫時停止呼吸，屋內無比安靜，我們三人緩緩轉頭看，看到那隻手時，我們三人低下頭，不敢話語，那隻手隨即掉下一些，喀啦一聲，彷彿我們內心所想都是錯，我們三人嚇得彈起來，卻忍住喉嚨不敢大叫。

「沒事，沒事。」我們屏息，看那隻手垂下來了一些，只是磨擦力問題。

看著那隻手的中指，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這隻手知道我們心中在想什麼。

那風化後凹凸手臂該怎麼處理，看著主委每天都在屋外徘徊，我想不解決主委這件事情也不行。那日，我們請了主委進了房，小心翼翼地戴著手套，將那隻手給「請」了下來。

來，放在報紙上。

小秋隨即把房間門關上，碰一聲。「你們要做什麼？」主委轉過身，看著被關上的門，彷彿是小時候被黑道圍毆會有的事情。

阿劭拿著塑鋼土，開始替這隻手給抹上去一層。小秋也戰戰兢兢，接著替這隻手給抹上質感後，阿劭看著主委冷冷說起。

「現場的人都要抹，特別是你，主委，我知道你有三戶在掛賣，我們放消息出去你就馬上跌五百萬，怎樣。」

看阿劭威脅黑道北野武一樣的主委時，主委不會動的臉頰在流汗，我突然覺得阿劭比我想像中的帥，去過法國果真不一樣。

想逃的主委手收回來，看著我們三人的銳利眼神，他也無法退卻，為了房價，他只能硬著頭皮，把塑鋼土抹上去那隻手。我看著主委抹上去後，那緩緩鬆口氣將手伸回的神情，猜想他年輕時，大概也不是太大尾。

我撿起一旁的食指，將「食指」放回去他原本該有的位置，又比回了「八」，不是比中指後，我心底安穩了些，再用塑鋼土抹上去這乾燥的下手臂。阿劭逐漸用塑鋼土，將「他」給包覆起來，愈上愈厚，直到將「他」完整包覆住後，我們三人各自喃喃阿彌陀佛，耶穌，玉皇大帝保佑我，只有主委不發一語坐在沙發上等待，就像在片場的業主，坐在螢幕邊等著看螢幕，還有人招呼茶水，有冷氣吹。



要符合金屬質感，還要做舊，稍微噴出銅綠，這是我們的專長，我們將這支風化的手，製作成了一隻銅手雕塑，再打造了一個檀木底座，這是台北買的台灣深山盜採高檔貨，我們將手給「安裝」上檀木底座，阿劭和小秋不愧是見多識廣，在國外走闖過。我看出，這是生於瑞士的雕塑家，「賈柯·梅蒂」的雕塑風格，世界最高價的「步行者」就是長這樣。

我腦中閃過，這是最高級的快乾塑鋼土，最高級的美術色料，最好的台灣電影美術人員所做的質感，我心想，或許這隻手在活著的時候過得並不好，不然不會在大樓灌漿，還被切斷，但不知道為什麼，被我們認真打造成為藝術品時，我的內心，竟然生出一些寬慰，好奇怪。

※

阿劭解決了大樓漏水問題，把管線換過後，我們把牆面補起，整個裝潢解決後，看著那「手雕塑」的我鬆口氣，或許只要不比中指，就沒有覺得這麼攻擊性。

因為我們頻繁去和管理員借水間鑰匙的緣故，我與管理員愈來愈熟，我後來才知道掛六折賣的理由，並非什麼需要處理，也不是什麼漏水問題。

「那個大老婆喔，就是要賤價賣掉這間屋子，讓那個小三氣死你們知道嗎……她也不讓房子賣回去給那個小三……所

以才叫那個律師來處理……」

「是喔！」我聽著倒吸口氣，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所以主委才這麼在乎，如果六折賣掉以後，旁邊的屋子就會剩六折啦，可是其他住戶也不想買這小三的房子啊，妳知道嗎，人家大老板，大家怕麻煩啦，怕又惹出什麼不好的，所以主委才會和那個律師協調後，要找一戶投資客來裝潢以後賣掉……看你們要賣掉了我才說的喔……你不要和別人講喔。」

我深呼吸口氣，有些忐忑，其實好怕房子賣不掉，但我們的屋子消息才剛好，馬上就有人接頭問起，我的手機電話響起，「我想看房子……」電話中那個男聲的聲音聽來中氣十足，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經歷過這些後，接到電話變得會恐懼一下。

那日，我獨自面對這情景，阿劭和小秋坐在樓下 7-11 等待。車牌號碼都是 8 的賓士三百停下，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士，帶著一個穿著低胸禮服的年輕女生，兩人打扮好像要去參加金馬獎走星光大道。

一看到她時，當初與我接頭的警衛深吸口氣，警衛和我動眉頭，輕聲說時，我這才知曉，那位小三「回來了」，與她和那位老闆搭同一個電梯時，警衛眼神不斷看向我，我知道警衛怕又挨罵。電梯門要關起時，主委手伸進來，把電梯門給叫開。

「歹勢啦，我主委啦，關心大家一下。」

「哇，這麼周到。」這位老闆高興地拿出名片，主委看到名片時倒吸口氣，又是某個大老闆，這小三怎麼這麼行。

短短電梯往上的時間之中，我看見警衛與主委的表情都不太對勁，我只能再深吸口氣。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裝潢變得彷彿美術館，警衛瞠目結舌，主委也點頭稱是。

「哇，有夠水！」主委稱讚起屋內的裝潢，喃喃轉頭間看到一旁的金屬手臂，我瞪著主委，他轉過頭去，額頭上都是汗。

屋子內很多複製畫，很多展品，小三看著這屋子，我仔細看她的臉，和我差不多年紀，一身名牌，鼻子看起來有去做雷射和打肉毒桿菌，藝人我看多了也多少會分。我突然想著，其實她很搭配這屋子，她用她的方法在這個世界活著，那不就是人類的裝潢。

「好美！」小三終於說話，看著屋內喊著好美，隨後她走向那片復古的金色窗簾，拉開窗簾，看著遠方的海景，八五大樓正好在太陽下，她和我第一次看房子的時候一樣，看著窗外風景喃喃自語。

「哈尼，我喜歡這裡。」小三轉頭微笑，逆著光影，我突然了解為什麼阿劭和小秋都說要笑，笑容就是有殺傷力的武器，這聲哈尼就等於下訂金，那老闆解下西裝，就要掛在那「手」上，我想到他們未來回家掛鑰匙的時候，就會掛在那隻手上，但我趕緊接下了西裝，彷彿僕人，替老闆掛在那隻手旁的牆面復古掛鉤上。

老闆在小三稱讚後，快速把屋子買回去，我們加價二十  
趴賣，加稅金，那老闆都買單。「這小意思，謝謝你們把屋子  
弄得這麼美。」

成交那天，主委使著眼色，要我們離開，我想我們也不  
會再回來。

過戶手續完畢，帳戶金額也確認，彷彿這幾十天疲勞，  
只是那個老闆戶頭中的零錢而已，只花不到一個月，我們戶  
頭的確多了一筆錢，但卻沒有任何開心的感覺，我突然感覺到  
小秋所說的，她覺得身體輕飄飄像風箏的感覺。

我們坐在計程車上，看著窗外的八五大樓遠遠變小，我  
突然想起，我終於和阿劭小秋一樣，從此多了一個奇怪的人  
生故事，或許可以和實習生吃便當時說起，然後看她們瞪大  
的雙眼，怎樣都不肯相信。

我們沿途默默無語。還沒到高鐵站前，計程車停在路邊  
等紅燈時，我們看見一個人賣玉蘭花，他敲敲窗，我們本不  
想理他，但是看見他轉過身，沒有左手臂。

雖然「那隻手」是右手，我們還是叫司機停下來，一人  
買了一串玉蘭花。

「一千元不用找。」我和那賣玉蘭花的先生說，中老年的  
他，笑得比高雄的太陽還開朗。

我們不約而同，把玉蘭花放在鼻頭聞著香氣，我閉眼享  
受香氣，輕聲說了聲「波爾蝶」，敬我們這輩的青春人生，  
Fuck off。

這篇小說以流暢的文字和豐富的想像力，演繹了一場極為精彩的，台灣現實社會的荒謬諷刺劇。故事描述阿邵、小秋和敘事者我三個影視美術所組成的炒房團隊，裝修時意外從牆內挖出一隻斷手，因而引發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房價掩護戰。當中觸及的議題包含：毫無前景的影視產業、房市之投機操作、富人包養小三、勞動階級與有錢階級之間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可謂舉重若輕。

難能可貴的是：這樣荒謬的情節發展，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取得了強大的說服力。當鬧劇結束，一切回歸冷靜與理智之時，毋寧是哀矜勿喜的。那是牆上透出的縫隙之光，小說展現悲憫情懷的動人時刻。

小說組評審獎

---

# 〈今天天氣真好〉

沈信宏





---

### · 作者簡介 ·

1985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前鎮，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高師大國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語堂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

### · 得獎感言 ·

我喜歡居住在高雄，和這個城市在一起很久了，有很多想對他說的，有很多想為他用文字記錄的，沒想到卻是這樣一篇小說被看見了。高雄已經不是我小時候那樣乾淨爽朗的模樣，抬頭仰望時不再是跳入一片燦藍的池水那樣舒暢，反而像是滾入腥臭黏膩的蛛網。我喜歡我的孩子在高雄長大，但他未來的天空可能常是憂鬱的，學校裡每日標舉的旗色將決定他是否能在草地上奔跑，口罩是他們共通的微笑與表情，他們還會在午睡之後一起過敏、一起打噴嚏。希望這小說裡的每一件事都不會發生，高雄天氣永遠這麼晴朗炎熱，海天永遠湛藍，撐開世世代代高雄人廣闊的胸懷。

我已經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

我看向窗外，可以借用媽媽的口氣說：「今天天氣真好！」，因為霧霾沒有像布偶裡的棉花一樣填滿所有街道，沒有罩住隔壁棟大樓，還看得到我的好友李佑安家裡的藍色窗簾，但小安已經不住在那裡，我不知道他搬去哪裡。

我已經快要小學畢業，六年來班上陸續有很多同學轉學離開。每轉走一個，我都會跟爸媽說，想問他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但他們每次都不回答，只一直告誡我：「聽老師的話，管好自己的事，爸媽要工作賺錢，絕對不能轉學！」

我看向我房間裡一箱箱的玩具，是爸媽買給我的，他們每個禮拜都會買一個新玩具或電動遊戲片給我，他們不知道我已經不玩玩具或打電動了。

我想看書，看大人們看過又藏起來的書，我曾經偷到一本，卻已經不在我這裡。我現在只能看課本、學校的指定讀物，還有爸爸每天晚上會讓我用他的平板電腦讀政府發行的報紙。

我已經寫完今天所有功課，天色越來越黑，每一扇窗都像被一隻手摀住，因此透出窒息般的失焦光暈，像一團團飄飛的鬼火。

如果一直看著窗外，會覺得自己也被空氣裡密集的微塵撞擊，溶解成一團色暈，在無邊無際的霧霾裡漸漸蕩開。只有扭頭看向室內，所有事物才會找回自己的輪廓與線條，所以我們都被逼著躲回室內，用各種機器抽淨髒污，找回自己



的形狀。

外面已經全黑了，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我想起我小學開學典禮那一天在家裡興奮地準備出門的樣子。

我記得那天爸媽看起來很緊張，他們明明已經去學校上過很多次課了，好像去聽什麼「新課綱」的內容，因為今年是第一年推行，看他們有時下班回來累得眼睛都快張不開，還得帶著筆記本和鉛筆盒去學校上課，真是非常有趣，原來我要上學會讓他們這麼辛苦。但我還是希望他們臉上能和我一樣有開心的表情，才不會將緊張傳染給我。

「新課綱」應該是一門很難的學問，所以爸爸媽媽才必須這麼辛苦，但他們都不讓我看上課的課本和筆記，說我看不懂，我瞥見過幾次，的確密密麻麻，寫得又急又快，字行都像拼歪的積木，傾斜軟倒，一整片灰濛濛的，像窗外的景色。

「今天天氣真好呢！」媽媽打起精神微笑地看著窗外說，因為看見媽媽微笑所以我的心情變得更開心，我跟著看過去，真的是好天氣呢，竟然看得到海邊的工廠一根根的煙囪正排放著濃煙。但是再遠視線就掉進一團棉絮裡，反正那裡大概就是海吧，海水很髒，小孩子不能靠近。隔壁小安住的大樓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有時風吹來一團霧氣，敲得窗戶沙沙作響，隔壁大樓就只剩下隱約的輪廓而已。小安是我幼兒園時的好友，我們要上同一所小學，小安也正準備去學校吧，我看時鐘已經七點半了，趕緊把衣服穿好。

「配合我們開學的好心情呀，對吧，睿睿。」爸爸笑著拿口罩給我，還幫我戴上護目鏡，確認我脖子上掛著空氣清淨器，也戴上有出風排塵功能的盤帽，才幫我拿著書包準備出門。

開門之前，媽媽確認我書包裡有水壺，還有一大包衛生紙，才把門打開，她自己先鑽過微敞的門縫，在門外打一個好大聲的噴嚏，我聽見她不悅地抱怨：「大樓的空氣清淨機是不是沒有定期維修，害我鼻子又開始不舒服。」

爸爸趕緊戴好口罩，檢查我的口罩是否貼緊我的臉，跟著鑽出去，再把手上的口罩拿給媽媽，「就叫你出門前要先戴好口罩。」

媽媽拉著門把，將被爸爸擠開的門縫壓得更窄，我看見她白色的口罩塞在上邊，聲音糊糊地催促我，我出來時書包卡住一下，媽媽趕快把我拉出來，「不快一點髒空氣都跑進去了！」她的聲音沾上濕濕黏黏的鼻涕，但媽媽不想在外面擤鼻涕，因為得拉下口罩，那對她來說比鼻涕黏在臉上更恐怖。

爸爸媽媽看起來很緊張，他們開車的時候一直竊竊私語，提醒彼此不要忘記這個或那個，我看著車窗外，比家裡的窗外景色更昏暗，車燈從四處穿射過來，想要照清霧氣迷茫的路口，要等到燈光越來越近，我才能看清楚與我們擦身而過的車是什麼顏色。路燈一路亮著，我才能看到我們前後都有車，紅燈感應顯示在我們的擋風玻璃上，車子自己慢慢煞停，我發現今天不是爸爸開車，是自動駕駛模式，難怪爸爸可以一直轉頭跟媽媽說話。這也代表我不會遲到，如果爸

爸開車，總是又慢又危險，他的臉幾乎要貼上玻璃。

「爸爸，你有設定八點以前要到學校嗎？」

「有，不用擔心。」

我拿下口罩，過濾過的空氣推擠進我的鼻孔裡，媽媽也早已拿下口罩，一再擦乾她流不停的鼻水。媽媽說那是身體在排毒的反應，雖然麻煩，但很必要。有時我沒戴口罩也會這樣，媽媽說我的鼻毛長得比她還長，代表我的身體比她的更能隔絕外面的空氣，儘管媽媽每天都要我清鼻屎，睡前還要我仰頭給她檢查，但是我不喜歡，那東西又黑又黏，挖出來時會拔斷幾根鼻毛，痛得我眼睛直滲淚。如果媽媽發現我弄斷鼻毛，她還會因為捨不得而生氣。眼睫毛也一樣，我的眼睫毛長得又長又密，所以她禁止我揉眼睛，除了塵粒可能會磨傷角膜之外，也能避免保護眼睛的睫毛斷掉。

學校門口就是一個地下車道的入口，車道側邊和上面一直吹風，要吹掉車上的灰塵，最後經過一個黑暗的隧道，四面八方先噴來強力水柱，再噴出巨大的氣流吹乾。出隧道之後就可以停車，一個警衛先生拿著亮紅色的指揮棒站在入口指揮，他看起來非常忙碌，眼睛和頭不停轉動，口罩和制服都被汗沾濕，護目鏡蒸上一層霧氣。下車前媽媽提醒我戴上口罩和護目鏡，我們一起走進一個大房間，裡面有很多拉簾式的更衣間，爸媽換上一套從家裡帶來的衣服，我則是換上新制服，然後將沾塵的舊衣裝進衣袋中，再走到下一個放滿鐵櫃的大房間找一個空櫃鎖起來，我想把口罩和護目鏡都一

起鎖進去，但媽媽說口罩要一直戴著。

「誰知道別人身上有沒有很多灰塵？」媽媽嫌惡地說。

電梯口有一張校區平面圖，我看到我們所在的活動中心右邊有一棟建築物，旁邊有小朋友在翻書的插圖，建築物的名稱被一張與平面圖相同底色的貼紙蓋住，我從微翹的邊緣偷偷撕開，發現那是一座圖書館。

我跟媽媽說我想去圖書館，學校發的教科書我早就看完好幾遍，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已經教會我注音符號，我認得非常多國字，可是最好看的還是圖片，裡面藏著很多故事，書頁都被我翻到沒辦法像新書那樣緊密地合攏。我問過爸媽家裡有沒有別的書，爸媽說現在除了課本已經沒有再印書了，如果要看書，學校裡應該會有。

爸媽聽我這樣說同時皺眉，還不可置信地瞪著那張平面圖，媽媽說我們得先去開學典禮，而且還告誡我不能自己在學校亂跑，否則警衛會把我抓起來，去哪裡要先問過老師。

我們搭電梯到地面上的活動中心參加開學典禮，門口有老師拿著手持式空氣檢測儀掃描每一個進去的人。掃描我的時候，我調皮地看著媽媽作勢要取下口罩，正被另一台機器檢測的媽媽狠狠瞪我一眼，我知道她要我不亂動，這樣會增加數值，而且儘管有嚴密的管控措施，她還是不放心，因為那些灰塵太細小，肉眼根本看不到。檢測通過之後，老師向我們打招呼：「今天天氣真好！」，爸媽也熱烈地回應相同的話。進會場之後，好像身處在即將上陣殺敵的軍營裡，大



家都全副武裝地戴著口罩，露出肅殺的眼神。沒有一個小朋友像我一樣興奮，滿臉笑容連口罩都遮不住。

開學典禮時校長講好多話，他先是精神飽滿地向大家問好：「今天天氣真好！」，再提醒我們是否帶齊上學要帶的東西，包括口罩和護目鏡、一套進學校之後要換的衣服、眼鼻沖洗器、消毒的洗面洗手乳，還有大容量的水壺。這些媽媽早都替我準備在背包裡，不是家裡常用的那一套，而是全新的，有的還有我喜歡的卡通人物，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用鋼鐵人的眼鼻沖洗器，噴水時還會有發射光束的配音！

校長還提醒家長一定得用汽車接送，絕對禁止機車，因為小孩禁止在戶外活動。我以為機車已經被淘汰，因為每次我從車窗看出去都只看到汽車，但媽媽向我解釋窮人還是會偷騎，因為政府沒有嚴格取締，反正是自己找死。校長還對家長說了很多出入清潔、定期健康檢查、保持心理衛生之類的事，因為不是對我們學生說，我就不怎麼仔細聽，而且也聽不太懂。

我抬頭看見天花板上佈滿風口，一塊塊網罩切割出無限衍生的幾何圖形，還發出不懷好意的低吼好像要將我們一網打盡。看著看著校長好像就躲在其中，準備張大口將我吸入，被他帶著靜電或什麼負離子的舌頭舔淨之後，再被他吐出來，成為一個乾淨的人。

最後校長說當學生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就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任務，我們就是要專心學習，成長為



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大人。除了學習以外的事，都不用管，國家和政府都已替我們安排妥當。

校長說完之後把麥克風放在桌上，滾動間發出間歇的高亢鳴聲，逼逼又啾啾的，好像突然被施魔法而有生命似的，我彷彿聽過這種聲音，在我很小的時候，那時我可能正從燥熱的午睡中醒來，那聲音夾雜在窗外刺目的光裡。

我腦中一直存有這個模糊的記憶聲影，不在我房間的窗戶，也不在爸媽的房間，總之那種燒灼眼睛的亮度不可能出現在這個灰暗的城市。那聲音也不可能出現在爸媽常用音響播放的音樂裡，我很確定那不是室內會出現的聲音，它是清亮的，卻又稍微被風吹鬆了原本的緊緻。我似乎還能聞到窗外那束強光從床墊裡冒出來的熱氣。

難道我小時候房子的窗戶能被推開？聲音、光亮與空氣能在室內外自由流動？不像現在的窗戶僅是一堵把我們困在室內的銅牆鐵壁。

我想不起來我在何時何地留下這個記憶，當我的視線與聽覺一再被眼前厚重的窗戶阻隔，我漸漸以為那只是我當時殘餘的夢。

但這聲音實在太熟悉，我忍不住好奇地問媽媽：「這聲音是不是很像我小時候聽過的……」。

媽媽臉色大變，我知道她一向討厭我問起這段回憶，她嚴厲地斥責：「你想像力太豐富了吧，那就是麥克風的雜音。」

我當時以為媽媽一定聽過，畢竟她的記憶比我豐富，是

因為她遺忘了？還是她缺乏想像力？還是她正在說謊？

開學典禮就在校長說完話之後結束，老師們催促我們趕緊進教室，我便把這念頭當成錯覺甩出腦袋。跟爸媽告別之後，我跑進人群裡，要走往地下一樓的樓梯之前往回望，人實在太多，我已經無法確定爸媽本來的位置，他們如果試圖搜尋我，一定也找不到，我和一大群新生身高和穿著相似，又都只露出一對眼睛，我們真像是電玩遊戲裡可以無限複製重生的小士兵。我想和身邊的人說說話，一起從容地走進教室，但大家腳步急促，眼睛直勾勾地正對前方廊道的盡頭，根本看不到旁邊正扭過頭欲言又止的我。

到地下一樓之後有一條長長的廊道，可以通往教學大樓，沿路牆壁畫上很多圖畫，夾雜著適合我們的玩具或電動廣告。我記得有一張畫好多支工廠的煙囪，裡面噴出來的不是煙，是滿天空捲飛著的紙鈔。下面有一排工人的面容，戴著工程帽和口罩以外的臉都堆滿笑意，上面落下幾個大字：「工業第一，振興經濟」。其他海報畫著洗手和洗眼睛的步驟，這些幼兒園老師和爸媽都教過，我已經非常熟練。我應該能像最後那一張圖裡的小朋友，整裝備妥所有武器，如口罩、護目鏡、消毒噴液等，準備對抗室外無形的空氣怪獸，雖是無形但圖畫仍是為它勾勒不規則的輪廓，有一顆又大又圓的黃眼睛和長滿利牙的豔紅大口。

我走進我的新教室，玄關設置了風幕機，強風從頭頂沖灌下來，幾乎快吹掉我的口罩，風卡在頭髮裡，髮型變得蓬

鬆立體。腳邊有一整圈的抽風系統，斜傾扇葉裡的黑洞急著要吃掉所有灰塵。推開另一扇門才真正進到教室，老師嚴肅地拿著手槍般的空氣檢測儀站在門邊，確認每個人的數值後才能坐下。

等大家都進教室坐好，老師又提醒我們許多校長說過的事，還叫我們將清潔必需品都放在桌上讓他檢查，他是個細心的人，走到每個人座位旁邊時會拉開他自己的口罩，俯身在我們頭頂，輕輕吸一口氣，我知道他在檢查是否殘留室外空氣的臭味，因為那最容易附著在髮上。然後他會將臉湊到我們眼前，仔細觀察口罩的顏色，如果他皺起眉頭就會拉開口罩檢查內裡，有幾個同學的口罩被他發現沒有每天更換。最後他叫我們伸出手，如果指甲尖端有白色的部份，他會拿筆用力地空戳我們的手幾下，叫我們回家立刻剪乾淨。

老師原來這麼嚴格，被他精細地檢查一輪之後，大家的身體都縮得比剛進來時小上許多，眼神和耳朵不敢離開他身上一秒，怕漏掉什麼重要的內容。但他說不用記得他，因為他只是政府和學校所有規定的執行者，每個班級的老師都會做一樣的事、說一樣的話，他說我們也不用記得太多同學，因為我們需要花全副心力去記得課本裡的知識，維持好自己的身體健康，沒有時間投注太多情感在老師和同學身上。

「今天天氣真好！」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第一句話

「管好自己的事！」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最後一句話。果然跟校長和其他老師很像，他們的身影好像全部重疊在一

起，每次回家若我試著回想老師的面貌，都只能模糊地想起他銳利的眼神，像黑夜鏡中某些角度才會折射的反光。

仍有同學不遵守老師的規定，像總是偷偷不洗眼睛的許依晴，每天早上進教室和午睡前都得沖洗眼鼻，即使大家都不愛沖眼睛，因為怕被老師發現，也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都會忍著不沖完，我一直以為大家都有確實做到。後來老師定期檢查眼鼻時發現許依晴的眼皮裡有結石，老師才知道她只沖鼻子，沖眼睛時故意不裝水，只噴空氣，因為她眼睛小又近視，常常沖不準，而且她用的是舊式手動的沖洗器，不像電動的有較柔和的水柱，也不能自動掃描眼珠大小與範圍。

記得那時老師檢查到之後，教室裡的空氣瞬間凝結，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消毒液對著自己的手快速噴了好幾下，再叫全班同學一個一個過來看許依晴的眼睛，她一直哭，老師逼她自己撐開眼皮。輪到我看時她一直眨眼睛，眼珠上整片濕氣不停被她擠擰出來，我什麼都看不到，困惑地望向老師，老師用力拍桌，許依晴的手指和眼皮才一直發抖地露出裡面黃黃的小顆粒，但一下子又被淚水淹沒。

之後許依晴就不再出現，她抽屜裡的東西很快被清空，她是第一個消失的同學，沒人問起她，老師也不解釋，我猜她去醫院治療了，爸媽也不想回應我的猜測。

後來有兩個同學因為盪鞦韆而消失。從教室窗戶可以看到學校外面一片霧濛濛的，雖然大多被黃土覆蓋，但仔細看



能發現中間有一個紅色的圈，那應該是跑道吧。現在的跑道在體育館二樓，跑道邊有一圈欄杆，欄杆下面就是籃球場，不敢想像跑道怎麼會蓋在外面，爸媽說如果迫不得已得去室外得戴上面罩，家裡的櫃子裡有，我試戴起來又重又醜，好像一隻巨大的蒼蠅，而且呼吸變得更吃力，汗一下子就滲滿整臉，怎麼可能戴著面罩去外面跑步？外面還有一個鞦韆架，兩個鞦韆孤零零地一動也不動，風來的時候可以隱約看到它們在煙塵裡顫抖。

外面為什麼會有跑道和鞦韆？我問爸媽，他們不知道，然後就不想再回答，被我問煩了，才說他們以前也都在室內玩，不可能去室外。那會是更久以前的東西嗎？以前的人，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動嗎？還是那只是從室內淘汰的廢棄物？

一個叫王尚凱的同學很想去坐那個沒人搶的鞦韆，我曾經偷聽到他在窗邊喃喃自語。他活潑好動，每次下課鐘響就立刻衝去地下一樓的遊戲廣場，我們教室在三樓，跑到廣場時都快要上課，根本搶不到鞦韆，我以為他只是妄想，因為所有通往室外的通道都被封鎖了。

有天外面下起小雨，窗戶被滴出一圈圈黑漬，黏在窗上的水珠跟外面的空氣是一樣的顏色，我聽見王尚凱在窗邊小聲地說：「下雨就可以出去玩了！」，然後就不見人影。

我知道下雨過後空氣會變得比較乾淨，可以看到更遠的地方，但那是要很大很大的雨才行，而且老師說過不能去戶外，出去就會被關進醫院檢查，不能再回家或上學。那節下



課我一直貼在窗邊穿過髒污的水滴盯著鞦韆架，希望王尚凱跟我一樣不知道出去的路，但王尚凱竟然真的出現在樓下，變成一顆小黑點，興奮地跳上那架鞦韆，只戴著薄薄的口罩，他越盪越高，鐵栓的摩擦聲好大，好像下一秒就要解體一樣，他還站起來，用力蹲幾下就讓鞦韆甩得更高。他會不會飛出去呢？空氣裡的灰塵不會刮傷他的臉嗎？雨水能夠這樣直接接觸到身體嗎？他這麼大聲，不怕被別人發現嗎？

有幾個同學聽見聲音也靠往窗邊，臉色陰沈地向下看，但他們看一眼就離開，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們班的同學吧，其他沒有出去玩的同學大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地看書、寫功課，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我的行為因此顯得非常奇怪，是不是我不應該繼續站在這裡，窺看別人發生的事。

沒過多久，警衛先生戴著面罩衝向王尚凱，他急忙把手上的另一個面罩套在王尚凱的頭上，王尚凱最後被我看見的表情是一臉疑惑，然後五官就被擠成一團。校門口閃爍著救護車的光和急切的鳴笛聲，老師大吼的聲音一直從底下傳來，但找不到老師在哪裡。

上課鐘聲響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坐好，我也回去坐好，拿出這一節課的課本，等待老師出現，並暗自祈禱老師不要遷怒在我們身上。我看向王尚凱的座位，發現有些人也和我一樣看著那個空座位，我知道王尚凱不會再回來了。

老師走進教室時果然非常生氣，動作比平時更用力，但

他只大聲說一句：「我再說一次：千萬不可以去外面！」就翻開課本準備上課。

我實在太想解開心中的疑惑，而且不是我闖禍，老師應該不會罵我吧，我鼓起勇氣舉手發問：「外面為什麼會有盪鞦韆？是不是以前的人可以在外面玩？」

一個和王尚凱一樣，下課時總是急著跑出去玩同學搶在老師說話之前說：「我爸爸說他們以前都在外面玩！」

老師的表情變得比剛剛進教室時更可怕，他冷冷地說：「不可能，外面只有車子可以走，老師以前小時候就是如此，老師的爸媽小時候也是這樣，外面那個是學校要淘汰的老舊設備，放在那裡等回收車載走。」

雖然老師說中了我其中一個猜測，但那個同學也說中了另一個，我心中仍充滿疑惑，我看向小安，他只對我輕輕地搖頭。

那天放學我想去找老師再多問一些問題，我猜老師如果不站在講台上應該會比較溫和，說不定會為我解說更多。但辦公室大門緊閉，傳出很多人說話的聲音，校長好像也在裡面，我聽見老師很生氣地說：「學校和政府急著推新課綱，配套措施都沒跟上，鞦韆、圖書館都還沒拆除，造成我們老師很多困擾！」

校長也很生氣地罵警衛：「你警衛室監視器和警報都裝了，還會發生這種事？」他又繼續罵了很多人，辦公室像是彈藥橫飛的戰場，我不敢聽太久，怕這熾熱的怒火延燒出來。

隔天那個說他爸爸以前都在外面玩的同學轉學了，我上學時看見他爸爸匆忙地去找老師，我也就跟著去辦公室外面偷聽，老師把他抽屜的東西還給家長，說：「如果無法配合新課綱，就轉學去東部或山區的舊課綱學區。」

那同學的爸爸著急地問：「我工廠的工作怎麼辦？」

「東部有不同的工作，雖然賺比較少，但也不用花很多錢，而且你們在舊課綱學校學習應該會比較快樂，新課綱學校不可能接納你們這些保有舊思想的學生與家長，會污染別的小朋友。」老師的口氣越來越冷淡，「我們已經通報教育局和都市發展局，他們近日會發轉公文至家裡，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說明與安排，輔導室已核定心理不適，啟動轉校流程，勞工局也會輔導您職訓與就業。」老師最後說得又快又急，那同學的爸爸再也沒發出聲音。我當時聽不太懂，只是記住老師說的話。

後來又有同學消失。那天我們全班從早上開始一起流鼻水，平常頂多幾個同學在不同日子輪流過敏，但那天特別奇怪，第一節下課垃圾桶就被衛生紙塞滿，還有幾個同學趕緊請假回家。老師匆忙跑進教室，檢查教室後面掛著的空氣檢測儀，發現數值比平常還要高，但沒有到發出警示音的地步。

大家其實都知道是誰，他座位周邊的同學都請假回家了，那同學身上散發一股臭味，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手持式空氣檢測儀走向楊大昌。我猜一定有同學先跟老師說了，老師才會立刻發現是他，但大家只是低頭看著自己的桌面或課

本，很少人像我這樣直接看著害怕到頭都快伏到抽屜裡的楊大昌，還一直想自己櫃子裡有沒有另一套新衣服可以借他。教室裡打噴嚏和擤鼻涕的聲音沒有停過，而且還賭氣似的越來越大聲。

「你沒換衣服嗎？」

我只看到楊大昌嘴巴微微蠕動，聽不見任何聲音，老師因此必須彎下腰靠近他，但老師的手緊緊壓住自己的口罩，我猜老師心裡一定很後悔沒有戴上面罩。

「你有換？什麼？你自己走來學校？警衛不知道嗎？」

楊大昌被老師的怒氣嚇到抖個不停，他為什麼要自己走來學校呢？他爸媽的車子呢？他不知道那些灰塵能鑽進每一個微小的縫隙嗎？不用說書包裡的衣服，他此刻的身體可能像一個快盛滿的沙漏，他在學校的時間也已經快要漏盡了。

我不想再看著楊大昌難以辨識的嘴型，他像是躺在砧板上喘氣的魚，我覺得一直流鼻水的我們就是那塊將他推向刀刃的砧板。我的鼻水又慢慢滑出來。今天放學後滿身大汗的警衛先生又要在辦公室的門後被罵了。媽媽說流鼻水就是在排毒，鼻水讓我的眼睛也乾眨個不停，一直擤反而會讓我頭疼，但讓他流出來又會讓鼻子癢，直打噴嚏，所以我就拿衛生紙輕輕貼住鼻孔，讓一張張衛生紙被我鼻水暈濕，變得軟皺。

楊大昌後來自己走出教室，大家紛紛抬頭注視他的背影。我想像他腳下踩著我們鼻水流成的水流，滑出教室、滑上外面又在鳴笛等候的救護車，滑到一個我們不能到達的遠



方。不好意思楊大昌，我想讓鼻水不要再流，但直到你走了之後它才慢慢停下來。

楊大昌走了之後社會老師走進來，他推著一台巨大的空氣清淨機，放在楊大昌的空座位上，插頭剛好就在旁邊。

老師開始上課，介紹國家近年的發展，他說我們國家十幾年前流行抗爭，政府便順應民意管制工廠的運作，但後來經濟重挫，落後致力發展工業的其他競爭國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後來人民和政府達成共識，無條件全力發展工業，有些當初的抗爭首領還成為工廠或企業的社長。老師說空氣早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很髒，不全是工業造成，人類已經習慣避開空氣，盡量在室內活動。政府努力設置許多空氣淨化系統，承諾人民只要待在室內就一定能保持健康。

最後社會老師在打鐘前又說了那個我早聽膩的結論：「所以你們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好。」

反正這世界從以前到以後都是現在這個樣子，大家也都是用一樣的方式生存著，不用多想什麼，就一直專注地管著自己變成像爸媽一樣的大人，為自己賺錢，也為國家賺錢。那時我幾乎快被說服了，如果我的記憶差一些，不要一直想起小時候所看到的窗外風景的話。

楊大昌消失那天，我回家跟爸媽說又有一個同學不見了，爸媽臉上的笑意盡失，非常緊張，一再提醒我：要好好學習，少去管別人的事，少交朋友，沒人知道他們在想什麼，私底下做了什麼不合規定的事。如果我不遵守學校規



定，我們全家就不能住在這裡，他們不再能賺很多錢給我買玩具，暑假也不能出國玩。

我看向窗外，突然地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窗外風景，模糊的記憶似乎變得更清楚一些，那時除了聽到不是樂器或人聲的輕巧音階之外，我想起還有一片隨風搖擺的綠影。但現在外面什麼都沒有，只有刮過來又刮過去的塵沙。我轉看窗外的上面，有隱隱約約的光源，那上面有什麼呢？撥開不同濃淡的灰色之後，會是更濃的灰色流進來嗎？

我努力想記起以前的事情，我一直有一種世界漸漸縮小，最後將我封鎖在盒子裡的幻覺。我甚至覺得每個大人跟我有一樣的感覺，所以他們看起來都像被綁上了無形的鐐銬，鬱鬱寡歡。爸媽常看著窗外嘆氣，是不是他們眼裡的窗外和我現在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風景，曾經在窗外的事物都已不再存在，所以他們在心中哀悼那些消亡？

我偷偷趁大家都不在的時候問李佑安他的爸媽有沒有這種狀況，我和小安常會私下聊天，但沒有很多機會，如果看到我們聊天，大家會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們。

小安的爸媽是老闆，他說他爸媽不常在家，在家也都在講手機或打電腦，他覺得他們不憂鬱，每天都很開心，因為他們常常買新東西。他媽媽最近買包包和項鍊，爸爸買一棟山上的新別墅，暑假小安會住在那裡，他爸爸說山上的樹會更新小安的身體。小安說這是秘密，照理說住在新課綱學區的小孩不能去山上或東部，因為那是舊課綱學區，但他們家

太有錢了，所以能不被任何人發現。

住在山上跟住在大樓裡有什麼不一樣呢？山比大樓高嗎？小安在那裡一樣會一直待在室內望著窗外嗎？那裡的空氣有不一樣的顏色嗎？樹是什麼顏色和形狀，會像灰塵跑進身體裡嗎？為什麼能讓身體更新呢？我心裡有太多疑問，我覺得我的身體不再和小安的一樣，我只是一個被遺棄的舊玩偶，脫線發黃，拿起來還會激起綿密的塵絮。

我猜我會有這麼多疑問是不是因為我看太少書，老師說看書可以增加知識，政府這學期開給我們的書單有五本，都是繪本和圖文書，五大箱就放在教室後面，每個人都能分配到一本。我們讀完了「討厭鬼上學去」，講一個討厭鬼上學學了各種規矩和知識之後，變得不再討人厭。現在正在讀「都市奇遇記」，裡面有一個東部來的小朋友在都市迷路，經過眾人的協助終於回到安全的室內並接受治療的故事。我已經看過好多遍了，但老師教的總是比我讀的速度還慢。

我問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書，老師說一年級上學期只有這五本書可以看，其他的要等下學期，而且他認為我看不懂，我又問老師圖書館裡是不是有更多的書？老師說圖書館的書都發到各班教室裡了，而且學校圖書館正在整修中，裡面只有工程的灰塵，沒有書。

「你如果進去，會吸太多灰塵，一定會被送去醫院！」老師的眼睛瞪得好大，如果被關進醫院不知道能不能離開，聽說鼻子會被插上管子，身體變成一個任人檢視的容器，我不

敢再想，而且圖書館的鐵門又重又硬，不是我能輕易打開的。

我趁放學教室都沒人的時候去翻了各年級教室裡的五本書，越往高年級，書裡的圖片就越來越少，我沒時間細讀裡面的文字。有圖片的書大多畫出窗外的景色——工廠、煙囪、密集的大樓，或是室內的場景，找不到山、樹，或是什麼新的身體。

我還偷拿一本回家問爸媽，封面畫著一個開心的男孩，我猜想那是不是被更新的身體？爸爸先生氣地問我這書從哪裡拿來的？我說這是別人掉在地上的，爸爸又罵我：「不是叫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嗎？」

他翻開書之後表情奇異地被撫平，他突然很有耐心地跟我解釋書的內容，裡面寫一個男孩成功的故事，從小努力讀書，乖巧地聽爸媽和老師的話，之後研發出工業新技術，為國家賺取更多利益，之後決定從政，為更多人民謀取福利。爸爸說這就是我們市長的故事，他讚美我撿到一本很好的書，雖然他和媽媽只是工廠裡的小小作業員，但他希望我未來能和市長一樣，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不起的貢獻。

爸爸最後將書沒收，沒有關係，我不想看那本書，感覺爸爸並不會向老師告狀，因為這已經超出我這學期被允許的閱讀範圍，如果問太多問題，或是知道太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會像之前的同學們那樣，從此消失在這個學校或城市裡。

我還是想看山的照片，圖書館或許有。體育館有各種體育器材和場地，餐館有飯也有麵，那圖書館也應該有更多種

類的書才對，老師可能不想讓我看才對我說謊。我問小安要不要跟我去圖書館探險，因為我實在不敢一個人去，但小安先是狐疑地問：「真的還有其他的書嗎？我家也都沒有其他的書啊！」

連小安家這麼有錢都沒有其他的書，我開始有點懷疑：「可是大人也會每學期看不同的五本書吧，所以我猜圖書館裡有。」

「老師說我們只能看這五本，而且其他書我們也看不懂啊！」小安擔憂地望著我，再說：「老師說灰塵很多，你不要去啦！」

我幾乎快被小安說服，最後他對我眨眨眼，「不然，我幫你偷拍幾張山上的相片就好了！」

因此我克制去圖書館的慾望，也壓抑自己不再追問老師和爸媽關於圖書館的問題，我練習和大家一樣，安靜地上課，準時交作業，按照老師的指示完成每週課程與閱讀進度，只回答老師提出的，而且我也剛好會的問題。

我沒跟小安說，我後來偷偷去探查過很多次，終於知道該從哪裡進去，側邊有一扇窗戶勾鎖鬆脫，只要用力搖就能打開，粗心的警衛先生一定又沒有發現。發現窗勾鬆脫的那天，我推開窗和窗簾向內偷覷，裡面沒有工程進行時凌亂放置的各式工具與層梯，只有一排排書櫃靜靜地在陰影裡排隊，架上的書剩下很少，幾乎都被搬到閱覽室的桌子上。一疊一疊高低交錯地佔滿好幾張桌面，像是被縮小的都市模



型，我不確定那些書是不是指定讀物。我仍是興奮難耐，因為裡面根本沒有工程，老師果然一直在騙人，說不定那些書是我從沒看過的！那天我沒敢跳進去，我的腳一直挺不直，我實在太害怕。

後來有一天升旗時，校長宣佈圖書館隔天就要進行改建工程，請大家避開工程區域，圖書館將改成可以放更多電腦的電腦教室，大家不知道什麼是電腦，校長仔細介紹電腦可以玩遊戲，如果我們學會使用，可以賺更多錢，他說我們爸媽的公司裡一定都有。大家聽了之後異口同聲地歡呼，想趕快看看電腦到底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我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雖然我不確定圖書館裡到底有沒有我想看的書，但如果有的話，豈不是明天全都要被丟棄？

所以我下定決心，放學後來到圖書館前，決定要真的闖進去一次。鐘聲又響了一次，我站在貼著「整修中」佈告的圖書館門口，鐵門蒙上一層厚厚的灰，自從我入學以後圖書館就從沒開放過。

在這個時間進去，一定不會被發現的，我好想看那桌上的書，雖然我可能看不懂全部的字，如果有標上注音，我可以看懂更多，我最希望找到山上的圖片。我回頭看那條空蕩蕩的廊道，因為在地底所以隔絕所有外面的聲音，只有燈管滋滋地煎著冷白的空氣，還有藏在天花板裡的幾台空氣清淨機呼呼地抽風，所以只要有人靠近一定聽得到。廊道的盡頭右轉可以通往活動中心停車場，我想起我開學時和爸爸媽媽



牽著手，帶著一張天真無邪的童稚面容走進來的畫面。

我躡手躡腳地翻進窗裡，往閱覽室的桌子走去，但我輕緩的腳步還是踩碎凝結的空氣，在空蕩的室內碰撞出層層疊疊的回音。

我緊張地四處張望，看見頭頂有一顆閃著紅光的鏡頭，我開始害怕，想立刻再翻出去，但我的身體不自主地緩慢爬向堆滿書的大桌，就在我只差一步的時候，我聽見外面的走廊傳來快步奔跑的聲音，慌亂中我隨便拿一本書，就蹲低身子爬回窗邊，確定腳步聲還有一段距離，再立刻翻出窗外，小心地把窗戶掩緊。

然後我看見小安站在我身旁，慌亂間我不知道該把書藏在哪，他立刻揣進他的包包裡，警衛先生隨後喘吁吁地出現，他的頭像被整盆汗水淋過，生氣地問：「都放學了，為什麼還在這裡逗留？這裡在進行工程，不可以靠近！」

小安冷靜地回答：「我們在找早上弄丟的彩色筆。」我跟著點點頭，立刻蹲下伸手探尋。

警衛先生一直在旁邊監視我們，後來我們對彼此說可能早被別人撿走，決定不再找，警衛先生繼續跟在我們身後，看我們各自上車回家。

一路上小安的眼睛裡塞滿訊息，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對我說些什麼，他只在我們並肩走向校門時對我低聲說一句：「我爸爸不讓我去山上了。」

爸爸已經習慣我遲到上車，看我汗流浹背、喘個不停，

也沒罵我，只簡單地問：「又弄丟什麼，找到了吧？」

我一直忘不掉小安離開時的眼睛，以前活躍的亮光與笑意全都沉進他的黑眼珠底，他的眼睛似乎變成一扇囚窗，我一邊擔心小安，一邊回答爸爸：「小安替我找到了！」

隔天好多貨車開進學校，雖然都被帆布蓋著，但我知道圖書館裡的書一定全被載走了。我等不到小安出現，只看到小安的爸爸來找老師，老師後來叫我把小安的東西收進一個袋子裡，再拿去給他爸爸，老師嚴肅的表情底下有明顯的惡意，所以嘴角一直向上跳動，他是故意的，他知道我很難過，因為學校裡唯一會對我笑的人已經消失了。

「佑安要轉學了。」他爸爸皺緊眉頭，自責的氛圍緊緊包裹著他，讓高大的他變得好渺小。「這是他要我轉交給你的。」他遞給我一個信封，我知道小安不可能把整本書還給我。

我回家之後才敢打開那封信，裡面只有一張被整齊地修剪過的圖片，依據背後所印的字校正上下之後，下面是一片綠色，近處呈現毛巾刺茸茸的感覺，遠處則是一片平滑的綠黃交錯，中間偏右插著一根像花椰菜一樣的東西，花椰菜的梗是黑的，底部向左邊垂直拉出一塊黑影，上面是漸層的藍色，越上面越深，中間卻有一些忘記塗色的白色區塊，像是畫筆的顏料畫到最後乾枯的觸感。

連室內都沒看過這樣鮮麗分明的色彩，我把圖片放在房間裡色彩繽紛的卡通壁貼旁，再放在學校發的繪本內頁上，都不對，明顯不相搭襯。我不確定這圖片究竟是相片，還是

圖畫，是真實，或是幻想。這是從我偷來的書裡剪下來的嗎？裡面有小安說的山和樹嗎？可是小安沒看過啊？

最後我走到窗前，那天天氣不好，看不到小安家，我把圖片貼在窗上，小安家似乎就變成這張圖片，他可能就躲在那根黑梗後面，等著我去找他。

窗上這塊藍色像一場雨向我撲來，把窗外所有灰暗的空氣全部沖散，奪走我全部的注意力。於是我的窗上又開了另一扇窗，我覺得這圖片就是應該放在這裡，似乎能疊上我腦海裡糊散的，小時候我看到的那片窗外風景。

儘管我還是不敢確定這是真實存在，或曾經存在世界某處的畫面，但我確定不管天氣好或天氣壞，與圖片相比之下，窗外城市的調色都太單調，太缺乏美感與想像力，像我教室抽屜裡那個留下許多空格、少了好多筆蓋的彩色筆盒。

後來只要我一個人房間裡，看見我投映在窗上的臉越來越晦暗，我就把圖片貼在窗上。

我的思緒回到現在，外面已經全黑了，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六年級的我已經找不回一年級時那種天真自在的表情。

我又把圖片貼回窗上，看著圖片，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校長、老師還有爸媽的話都充滿謊言。謊言就像外面的飛塵，永遠不會散盡，永遠將我困住，世界的真相將一直被埋在霧霾裡。

為了爸媽，我不會戳破謊言，也不想讓自己消失在謊言

裡，然後去尋找真相。只要黑暗的沙塵填滿整扇窗，我就會自動尋找那個燦藍的角落。然後我就會立刻變身為那根花椰菜，不用穿戴什麼、沒有風，也沒有會模糊畫面的空氣，就這樣平穩安適地站在軟綿綿的綠色毛巾上面。

媽媽在外面喊我吃飯，一邊說著：「今天天氣很好，超市有很多新鮮的蔬菜，快來吃！」

我把想回答媽媽的話含在嘴裡：「今天的天氣才不好呢！」，推出一條門縫，看見爸爸正在吃飯，幾根手指和眼睛都黏在手機上，媽媽坐在餐桌上托頰看向窗外，她的眼神應該是因為被那扇窗截斷而顯得空洞吧，他們沒開音響，整個屋子充滿清淨機運轉與細塵刮擦窗面的聲響。

我走出房門，媽媽的表情頓滯幾秒才拉起委頓的嘴角，露出笑容，爸爸抬頭快速地對我微笑後，再低頭躲進手機的光罩裡。我開始能察覺那些表情背後其實只有幾根支柱勉強撐著，爸媽的記憶中存有更多圖片與聲音吧，他們卻選擇這樣危危顛顛地活在謊言裡。

如果我躲進這些光明背後的陰影裡，揭開他們有如口罩一般的笑容，他們也只是跟著我一起坍塌，再被快速清運，成為下一個搬走的空房和空下的教室座位。而且或許因為這樣，他們再也不會對我笑了，但我一直覺得他們的笑容是窗戶裡面的世界最鮮艷的色彩。

我走進媽媽的視線，背對著窗戶，一步一步把她的視線捲收進我眼裡，我笑著回答：「今天天氣真的很好呢！明天一

定也是個好天氣！」

然後我坐上餐桌，捧起騰煙的飯碗，用幸福滿溢的口氣說：「我在房間都聞到菜香了！謝謝媽媽煮飯！謝謝爸媽辛苦上班賺錢！」

聽我這麼說，我們全家都笑出聲音來。



這是一個近未來的預言小說，描寫在不久的未來，空污嚴重到妨害日常生活，有能力特權的人遷徙到乾淨的區域，而一般人留在充滿污染的區域生活。政府所做的並不是解決汙染問題，而是以高壓專制的管理與教育方式來控制人民的生活。出入必須戴著面罩，不能暴露在外，若有違規與疫病感染給他人的國民必須被隔離懲罰。

更重要的是不能提起歷史，那個汙染尚未降臨人們可以戶外行動、空氣曾經清新的歷史，不能知道另一個特權區域生活方式的壓制，不能思考其他生活的可能性。

作者以兒童的角度寫這些觀察，由於是近未來，讀起來感受並不跳躍奇幻，許多物件與情節甚至與現在的社會現象重疊。主人翁觀察父母師長的蠻橫粗暴卻又無力的狀態，疑似遭汙染的同學消失的情節，他也嘗試到將被拆除的圖書館，偷走一本書，想知道自己不允許被知道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精彩的是最後的反轉，孩子出自本能與觀察，知道成人隱瞞了他們真相，但孩子出自愛，出自憐憫，配合大人演戲，並反過來說假話鼓勵了大人，權力上下發生了逆轉。

在類似題材中，這篇作品在限定的規模篇幅中，處理出鮮活而真誠的情調，而結尾令人印象深刻。

小說組優選獎

---

# 〈濃紅色玫瑰〉

夏靖媛



---

### · 作者簡介 ·

高雄市出生。十九歲上台北後，常感覺自己沒有個一定，是個流離失所的寄居蟹。三十二歲開始學習寫作，然後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殼。有小品文散見於中華副刊、人間福報。

### · 得獎感言 ·

通知得獎，宛如冬日之陽，謝謝。  
向來後知後覺，片刻才激動哭起來——希望天上的媽媽會高興。  
文學使我懂得人生懂得感恩。在文學中不只能探得光，若持續耐性，它亦會使人堅強但溫柔。  
謝謝重視文學藝術的高雄市文化局。  
謝謝我的師長，不曾棄嫌我，並以寬容、智慧幫助我止住了本來一路倒的骨牌。謝謝爸爸媽媽。謝謝爺爺奶奶將我養育成人。謝謝鼓勵、支持我寫作的好友。謝謝為我加油打氣的文友。謝謝外婆舅舅與舅媽的疼愛，知道我得獎，歡天喜地，煮食豐盛料理慶祝。謝謝所有的可愛，總在我陷入孤獨狀態不可拔脫時，試圖柔和地靠近，這讓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孤單。  
嗯，我終於瞭解小時候觀看電視轉播金馬獎，為何得獎者會道謝個沒完了。

升小五之際，葉晴欣月事來了。先前年節時候，嫁到台北的姑姑若回來，家裏廁所垃圾桶偶爾會出現用面紙包覆得齊整的衛生棉，她瞧見幾次後，詢問祖母：「為什麼那裏面有紅色的血？」祖母回答時語氣輕盈：「這有一天妳也會遭遇的，一個月一次。」

雖說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是，那一天她在學校課堂中，感受血那樣貿然地衝流出來，仍然感到驚恐，那麼紅的血。

第四度來潮，是在放學途中。葉晴欣低首掀起百褶裙，看著大腿內側的幾道血痕，覺得血太多了。秋天的風，在她毛亂的髮尾上搔抓，她感覺恍惚，竟開始覺得這個季節，夾帶了縷縷不可言說的沉重哀傷。她打開紅漆大門，庭院的水泥徑上擱置兩株不明植物，葉晴欣保持距離凝視著，一株上頭綴著幾朵桃粉色花苞，另一株的花苞緊閉著看不出顏色。

日光彎進矮石牆，斜斜地穿透葉晴欣，躍過大口字形園地，接著臥向黑瓦，將腳印留在紗窗與底下的一字形狹長花壇上。只見祖母拿著木柄鏟子，從屋側小徑驅向庭院。

她們合力移植了桃粉色植株，祖母彎下腰用手抓取塑袋中的培養土，往植好的第一株填土，交代著：「第二個洞，得和這個保持點距離，別挨擠著。以後玫瑰啊，才會開得花團錦簇。」葉晴欣很快就將洞挖好，頭也不回，手一轉，抓向另一株玫瑰的枝幹，立刻彈開來尖叫，攤開手掌看，有一個頗深的小洞，沒有流血，卻感覺很痛。

祖母自屋裏拎出白色藥箱，葉晴欣望著，覺得祖母的背



部愈來愈似蝸殼。祖母背光、彎腰，一邊為孫女點雙氧水，擦紅藥水，一邊嘟囔道：「怎麼那麼不長眼睛。」然後再貼上一個OK繃，葉晴欣安心了，想著，「奶奶到底是愛我的吧。」

透過紗窗可瞅見屋內客廳高掛的大方正石英時鐘慢慢指向5，祖母每日禮佛誦經的時間快到了。她將藥箱拎進屋裏，放回原處，再出來時玫瑰已移植完成，周遭也清理好了。她杵在兩株玫瑰的中間，月光即將取代日光。猛然回想起之前幾次被祖母趕出家門時的情景。尤其上一次，挨罵後，她更加認為錯的並非自己，不再忍耐地回吼，「你以為是我想要被生在這個家嗎！？」隨即，被推出那道紅門，跑去躲在隔壁警悟寺靈骨塔旁的小花園，蹲踞著啼哭，愈想愈委屈。她疑惑，為什麼哥哥和堂哥們偶爾回來做對了一件事，便能被稱讚乖極了？而她經常盡量地做對每件事，但如果做錯一件事或講錯一句話，就彷彿罪大惡極……她以為自己再也不會或不能回家了，拱身屈腿躺在小花園邊的石椅上，和悲傷一塊睡著。

她隱隱約約地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但是不願醒過來回應。而呼喊聲愈來愈近，聲音急似命就要丟掉了。她轉醒，睜開眼，看見天色灰白，將亮未亮，從心底竄出一股恐怖感。側耳細聽，祖母老舊的紅色小達可達摩托車，撲撲、拐機拐機，在靈骨塔後牆的巷弄，寺外的街道來來回回。為了讓祖母看見，她起身走向寺廟正門口。

回家的兩天後便是中秋節，照舊全家人都回來岡山，帶

著月餅。平常大屋子裏只有她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家人返來時，她雖然高興能見到與父親住在台北的哥哥，卻也覺得哥哥與堂哥們很討厭，總是把她當個奴婢似的，理所當然地使喚，甚至常取笑她長得又醜又胖。在這個家，男生可以到紅門邊的榕樹下掏出生殖器撒尿，大人卻不會怪罪他們。有時她從屋側瞥見那一小片寸草不生的地，心中總是不免恨恨的。

葉晴欣和祖母合力移植玫瑰之後，每日，她都會去看看開花了沒。那株本不見色的玫瑰，花苞逐漸露出了濃紅色，夜裏瞧的話，那紅濃得發黑。一日下課，她飛快地跑回家，祖母正拉著蜿蜒的水管，四處為庭園中的每一株植物淋水。她們去到花壇前，一同注視花瓣開放後顯得過於深邃的濃紅玫瑰。祖母忽然表情嚴肅地說：「妳長大以後，萬不可以當玫瑰。」她極快反問「為什麼？」只見祖母迴身指向前方高過灰矮牆的桂花樹說：「因為有刺。我看，當桂花好了，香氣宜人，靜靜散發溫暖。」祖母想了一會兒，又指往右方，自顧自地說：「蘭花也不錯，高貴大方。」沒等到祖母再度發話，她便走開了，暗想，「我要當玫瑰，因為那些刺，可以保護我。」

南部幾乎終年豔陽，除夕那天的白日氣溫仍偏溫熱。「胖妹，把奶奶的椅子搬出去院子，等一會兒拍照喔！」葉晴欣的大堂哥這樣喊著。她雖不怎情願，還是把大藤椅搬往紗門外，和另一只祖父日常乘涼閱報時所坐的藤椅並排而置。然後踱到花壇，瞧瞧似乎長高了一點點的兩株玫瑰。摘下一片桃粉玫瑰花瓣攔在掌心，笑了起來，心想，這好似衛生棉

的翅膀，再看看整朵花，花瓣一層一層地包覆，顏色活潑嬌豔，真可愛。她張望四周，然後悄悄地對花說：「我也想和你一樣討人喜歡。」

天色暗了下來，屋裏正笑笑鬧鬧，她正疑心是否沒人記得要出來拍照了，下體瞬間湧出一股熱。

連續一陣子，玫瑰慢慢地凋謝，再慢慢地盛開。不久，桃粉色玫瑰染病，整株枯萎並且焦乾。葉晴欣將升上小六的暑假前，死黨同學慎重遞上一本冊子，說是畢業紀念冊，給她先拿回家寫，開學再還。她將冊子藏於自己小房間的枕頭下，被祖母搜查出來。個人檔案住址處，葉晴欣頑皮地寫著「墳場」，祖母將冊子撕毀，並向全家人宣告，無法管教愈發古怪的孫女。不過，祖母卻未揭露其他事，諸如不寫功課、逃學、頂撞老師、衛生棉總未包好再扔等等，只一直講快氣瘋了。

這件事過後，葉晴欣長年住在台北的父親請託了叔叔，讓她寄住在高雄一年。

那一年，她獨自睡在透天厝堆滿雜物的六樓頂，時常通過月亮的陪伴思念祖父母的家。那些日子，風老是呼嘶呼嘶地吹得她暗自流淚，有時望望樓下，只見喧囂的六合夜市。原本被祖父母養得肥胖的身形漸漸消瘦。初入住時，嚴肅的叔叔似開玩笑地說：「妳那麼胖，碗裏的飯該盛得滿滿的嗎？」她也就當真了，往後只盛一小口飯，菜也不敢多吃。每日，嬸嬸給她十元零用錢，可是，那只夠買個蘋果麵包。

久了，她索性不吃早餐，把零用錢用來買小杯甜奶茶，漸漸地沒了食慾，學校中午的營養午餐也吃不下了。由於營養不良，瘦下了二十多公斤之後，衛生棉上的血跟著變色了。有一天她坐在馬桶，睜睜望著內褲許久許久，想，這個血色，宛如夜晚時濃紅玫瑰的顏色呢。

借住時間截止時，叔叔表示不能再讓她續住。她卻非常高興，因為不必提水桶跪趴著從一樓抹擦地板到六樓，放學與假日也不必再到大統百貨樓頂幫嬸嬸顧攤位炸熱狗，更不用再穿嬸嬸的衣服去學校引起同學取笑。

葉晴欣被接往台北。父親租賃一間房屋，讓她和哥哥同住，就在父親與「阿姨」同居的樓下。大多時她無拘無束，迅速增肉增高，入螢橋國中就讀，結交了許多校內與校外的朋友，幾乎日日放學後就一同至汀州路上的小歇泡沫紅茶館流連；即使月事來肚子痛，她也照常啜飲著冰涼的無糖百香紅茶。

校外女生朋友普遍有著外號，她們嬉鬧地叫她欣欣，但她不喜歡，因此有一次她鼓起勇氣，顫抖著說：「嗯，以後叫我，玫瑰，好嗎……。」她們都大笑起來。有人說：「才不要哩，妳根本不像玫瑰。」

一日深夜，葉晴欣離開小歇，回到家，打開門，赫然見到父親坐在客廳沙發上。他瞟她一眼，怒拍桌子吼道：「幾點了，一個女孩子，才國一，還要不要臉！」葉晴欣冷冷地說：「我怎樣不要臉，回來家裏也沒溫暖，我想跟朋友待在



一起不行嗎？」父親衝至廚房取來掃把朝她猛打，掃把斷裂後，又取來拖把，狂曠打死妳。她跪臥於地哀號，也尖叫。然而號出來叫出來的只是「啊」的高低音。從她有記憶開始，哭號的時候，常常邊哭邊思量，求救時該喊爸爸還是媽媽，最後總是誰也沒喊。

隨後，父親質問道：「之前冰箱裏阿姨買的柳橙汁，阿姨說是妳喝了，妳為啥扯謊說沒喝？」她憤恨地想，「你是我的父親嗎？我已經告訴你很多次我沒有喝，為什麼你就是不信？你選擇相信她——你媽的，是誰的身體裏和你流著百分之五十相同的血？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沒關係，反正我每個月都會把血流出來。——等血流完了以後，我就可以，不再是這個家的人了。」

披頭散髮的葉晴欣，望向身上一處處紅腫的傷痕，腦海卻浮現圓圓月亮的清冷模樣，以及濃紅玫瑰花瓣掉落的慘黑敗相，霎時，她希望，「就這樣死掉吧……」父親逼著她道歉，而她昂首沉默地直視他，心中只有仇恨。半晌，他厲聲道：「滾，我不要妳這種女兒，妳給我滾出去！」

忍著疼痛，葉晴欣起身往房間收拾行囊。父親卻又慌慌張張地致電祖母，告狀般道：「這孩子要離家出走啦。……那可不行，我是決意不會開口留她的。」祖母大概斥責了他，並要求和她通話。她接過電話，告訴話筒：「你們都一樣！」隨即摔開電話，拽一個寬提把塑袋準備離開。父親拿起几上的瓷杯往電視櫃摔，罵道：「妳敢！妳敢，妳敢踏出



這個門試試看！踏出去就別回來！」這時哥哥走出房間，勸說：「不要這樣啦。」痛得唇色蒼白的她說：「我覺得夠了。你知道嗎……你是知道的啊，我到哪裏都不受歡迎。」哥哥喋聲片刻，還是小聲求情道：「妹妹妳不要走好不好，不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終於，她還是留下來。

一年半後，葉晴欣再度杵在濃紅玫瑰前。曾在岡山國中任職的祖母，慎重穿著長袖墨綠及踝旗袍，領著她走進前峰國中校長室。甫踏入，校長便迎上前來熱絡地喊著：「師母，師母您好嗎。」並微微鞠躬。坐下來後，寒暄時間長得使葉晴欣的菸癮都犯了。終於切入正題，校長輕輕拿起她的成績單，如夏夜的風般舒適的語氣：「數學分數比較低，其他科目分數不錯呢。師母以前教國文，難怪這孩子的國文分數特別高——操行為什麼沒有及格呢？」祖母欲言，葉晴欣即刻坦承：「打架、翹課。」

「那妳抽菸嗎？」

祖母搖手道：「沒有，戒了戒了。」葉晴欣卻直接說：「我抽七星。」

校長緩頰道：「師母，沒關係的，我會把她安插在中段升學班。」

「不要。」葉晴欣斷然拒絕。

三人沉默片刻，校長開口說：「我們有職訓班。」

「那就讓我進職訓班。」

離開之前，校長安慰道：「師母不用擔心，我會給她顧好。您記得以前我讀初中的時候嗎，更加頑皮啦。那時候我也不想讀書，如果不是葉校長給我幫助……」葉晴欣瞅著校長，方明白他曾是祖父的學生。但是，她從小就痛恨在這小鎮上頂著葉校長孫女的頭銜，因為祖母總是這樣訓誡著她：「妳可是葉校長的孫女。站直一點，坐挺一點。笑啊，剛才為啥在別人面前繃著臉，是不是想讓我們丟臉？別忘記我是怎麼教妳的。」「妳考這什麼分數？妳憑什麼交白卷？為什麼不爭氣？」「為什麼跟人家打架？妳這沒良心的就沒有想著給我們葉家在外頭留點面子！面子、面子你懂不懂！」罵得不耐煩了，祖母就會賞給她一巴掌。

雖然在學校有校長處處關照，但葉晴欣仍舊不改素行。校長甚至提供校長室對面的小閣樓作為文件室，請她待在文件室幫忙印考卷，或用電腦繕打校務文件。而她經常把文件置於校長桌面正中央，擺妥一支筆，未等到他親自簽名就溜開。不過，時常也在離開前驀然感念起校長的苦心，於是她會檢視桌上的茶杯，換新茶水。

有一晚，葉晴欣將盛放的玫瑰花剪下一枝，並攜帶同學間流傳的小說《埃及豔后》進房，午夜時被祖母發現了，搶走書又撕又摔。指責的同時，也順便道出從她幼年時便糾纏在心頭的事情。「妳媽從前算命，說妳是她的掃把星，沒準是真沒錯。哼，離婚的時候，本來打算把妳分給妳媽，是她不要妳！啊？是她不要妳。沒有人要妳，聽到沒有！幾年前

我找過她，想把妳送去，誰知道人家躲瘟神似的跑到日本結婚，不會回來啦。妳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妳爸爸要把妳送回來嘍？因為妳壓根是妳媽的翻版，瞧瞧長的那神態，看上去就煩人。妳當初就不應該被生下來的，生下來幹啥，廢物，來折磨我！妳去照照鏡子，妳那是什麼眼神，不就是個掃把星嗎——我看，誰養妳誰就倒楣！」

剎那間，她頭殼裏轟轟轟轟響，耳鳴，然後痛起來，如火車輾進腦內。傻了好一會兒，才木然地將話說出：「對。我是掃把星，害你們倒楣了，對不起。」接著躺下拉扯被子蒙住臉面，藏在被子裏的手緊握那枝玫瑰。

到了清晨，她取出攢藏的八百餘元零用錢，打算離家出走。去到學校，午休抽菸時把事情告訴同學。同學說：「妳暫時來住我家好了。我家住在那古早常常淹水的五甲尾。免驚啦，現在不淹了。」於是他們去到一字形紅瓦厝前，前庭黃土地面幾叢野草。她流淚央求，「阿伯拜託……」同學的父親勉強答應，問道：「怎麼稱呼？」她回答後，他們一家人便輪流抉擇名字的台語發音。

由阿伯決定了，就叫「欣也」。阿伯一隻腿癱，個子嬌小的阿姆輕度智障，葉晴欣坐在正廳神明旁的矮竹椅上，接過阿姆遞來的綠色手巾擦眼淚。同學抱著圓形塑膠壺，倒出一杯又一杯自採來煮的青草茶，說：「等一下洗完身軀，我爸飯就煮好啊，就可以吃飯嘍。」在一顆小燈泡的照耀下，她看著同學於磚灶孔洞中添柴，點燃報紙放入，雙把大鋁鍋內的水

慢慢燒滾，這才知道，原來不是每個人的家都有熱水器。

沒幾天，校長和訓導主任來到同學家。校長帶葉晴欣回到家，進門與祖父敘舊。祖父交代葉晴欣送校長離開，行經庭院，校長停住腳步指著花壇，說：「初中畢業以後，我曾來過老校長的家。那時候還沒有這呢，頭前那叢桂花，才這麼高喔。」他面掛微笑，雙手在胸前模擬高度：「妳要記得回來上課。」

安然地度過幾日，一晚，祖父坐在餐椅上，鄭重提道：「教育錯誤，應該徹底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這使祖母大發雷霆，把剛擺上餐桌的碗盤全部掃到地面。向來，祖父與祖母意見不合的時候，給葉晴欣的感覺，就像炸彈引信被點燃，而她極度恐懼大爆炸。

事後，祖父絕食兩日，祖母很著急，教孫女去祖父房間求他起來吃飯。她偷偷採摘一朵濃紅色玫瑰花，不帶枝梗的，無刺，捧到床前跪下來。祖父面牆而臥，白髮下的白襯衫汗汗的黃，單人榻下擱著一雙朝外擺放的黑色圓頭布鞋，膠底已顯破舊。她感到心疼。不能再讓祖父受到傷害了，不可以再讓他傷心了，她沉思往事，往事歷歷在目。良久，她暗自下定決心，永遠不要讓老人知道那件本來多次動念要對他說的往事。她要永遠地把十歲時，被回來暫住的大堂哥性侵多次的事，牢牢地鎖在她的心底。

「爺爺，起來吃飯吧。今天奶奶燉了香噴噴的雞湯哦。」

「答應我，不要為了一些細節去怨恨妳奶奶。她是愛妳



的。只不過，多年來持家不易，她的壓力太大了。要知道，沒有她，也就沒有這個家啊。」葉晴欣沒回話，起身後，將玫瑰放在床側那一張童年期曾用來寫作業的書桌邊角。這一夜終是輾轉難眠，她一直回想，每次挨罰，必須挺直跪於佛堂向佛菩薩懺悔，認錯方能起身，而曾經兩度中風的祖父總會拖著蹣跚的步履前來扶起她。

之後，她偶爾陪祖母到市場買菜，看見豬肉攤的販子使刀砍向那一大塊帶骨的肥豬肉，就羨慕那個豬，死了倒也值得。平時在家裏，她不時倚在小窗框，將斑駁的油漆碎碎撕扯，一面仰望天上那朵朵的雲，久久看著它們往前飄，往前飄，再往後飄，往後飄。

茫茫然一天飄過一天。滿十八歲的那一天，她決定去台北。走到巷口時，回頭還能望見黑瓦，卻不禁顫慄地淌淚，心中兩個聲音說：「爺爺奶奶又殘又老，妳要選擇離開他們，怎麼可以？」「我管不了那麼多了，我只想離得遠遠的。」

到台北後她住在永和，往昔同學家，一間大套房包含水電，月租兩千元。她逐漸意識到學歷低謀職不易，但又不願意一直耗費祖母給的二十萬元。極為煩惱時，同學的母親建議到她店裏上班。於是，葉晴欣便到樂華夜市附近一間地下室卡拉OK店，做些切水果拿酒播歌細雜事務。月薪算是不錯，兩萬兩千元，每天還可以分到大約三百元的小費。

在那邊上班的阿姨都對葉晴欣很好，會煮麻油雞、四物湯，給她喝，說是可以補身體。有時她端菜到檯面，客人拉



她的手，阿姨們會護衛地把客人的手挪移到自己的肩膀或腰際。她們也常在埋單時，在旁幫忙向客人討小費塞給葉晴欣。可是，阿姨們卻大多歹命，大醉時偶爾會想不開自殘。她若看到哪個阿姨的手臂或腕上出現新的傷痕新的包紮，從不曾問什麼原因，就在心中理解著，「身體的痛感，應該能夠減輕心裏的苦痛罷。」這是她在高雄的那一年，幾次揀尖銳的石頭割手腕的心得。

那時網咖正流行，下班或放假，葉晴欣常去永和竹林路報到，閒逛網路，或玩接龍撲克。有一日，她意外連結到網路當紅聊天室尋夢園，登入前須取暱稱，她鍵入「玫瑰」，系統告知已被使用。回到暱稱方塊，鍵入薔薇二字，停下思索，改為冷薔薇。很快地，認識了許多網友，而因為冷薔薇時常待在線上，便被高階網管升為基礎管理員，期許她聊天時順便管理聊天室。葉晴欣動用職權把不守規則的人踢出聊天室時冷酷無情。可是，她去參加管理員網聚後，較熟識的網友回到網路，卻告訴其他網友，「冷薔薇本人並不像在網路上那麼冷。」螢幕跳閃著：「真的哦。那她長得怎樣？」「滿漂亮的，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兇。」「她是不是很怕冷？」……葉晴欣看了幾則，便在公開頻道送出：「我冷不冷關你們屁事！」然後她又接連打出一堆髒話，隨即被暫時踢出了聊天室。

有一天葉晴欣睡醒，忽然不想待在卡拉OK店打雜了，渴望能看看書。刷牙時她想，「我就快二十一歲了，不要再

看那種教導如何思想的書籍，我要那種，像小時候讀朱自清〈背影〉的感覺。」當天，她與相熟的網友密頻聊天提及此，網友回傳：「你是冷薔薇嘛，聖艾修伯里的小王子適合你，書裏面有一朵玫瑰。」於是她閱讀《小王子》，對於書中小孩與大人的心態對比傳神感到暢快，並為那朵明明需要愛卻顯得驕傲的玫瑰感到心酸。她亦覺得玫瑰的內心與自己相似，同時討厭起小王子，葉晴欣自己認定：小王子居然得經由狐狸才明白那朵玫瑰的獨特，真笨。

奇怪的是，葉晴欣發現自己身上的刺逐日增多起來，尤其在愛情中。做起網路拍賣的她，和相識不多久的男友找到一間於電梯大廈頂的加蓋房，二十幾坪，足夠她放貨品，遂搬離永和。起初，生意不佳，她情緒極不穩定，因此便常常為了小事和男友吵架。一日一日地吵著，收尾總是男友向她道歉。有一夜男友喝醉，躺在床上呼呼睡，她卻將他叫醒，不停地冷言數落。雖然她自覺這樣有些像祖母，還是不自禁地愈罵愈離譜，愈罵愈痛快，甚至脫口說：「你為什麼常常要我幫你吹喇叭，難道你不會覺得羞愧嗎，你這個變態，多少次我都想咬斷你那隻令人作噁的雞雞！……」終於他忍受不了，跳起來緊掐她的頸脖，她哭著吼著，就像瘋子，一面死拽他的手道：「掐死我啊，有種掐死我啊！」但他卻把手放開。她冰冷了心，催他滾出去，並且告訴他：「我從來沒有愛過你。」他終究離開了，她卻萎靡了下來。

她沒日沒夜地哭啼，隱約感覺，以往用刺保護自己的同

時，都會有別人的血跡殘留在刺尖上面。但是她並不曉得該怎麼處理這樣子的自己。她開始與不同的男性發生性關係，而每一次看見男人掏出生殖器都感覺噁心，但她卻逼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以為就這樣子下去，噁心感總有一天會消失的。

二十三歲時，她遇見一位年長的男人，兩人僅為朋友，她總覺得這個人和別人不一樣。老人總是裝著罵卻很關心地說：「別成天說著問著愛是什麼。別急啦，妳的時間還長得很。妳那麼好，有一天，會遇到懂得愛妳的人呢。」某個夏日白晝，他倆相約在建國南路書田醫院旁邊喝咖啡，葉晴欣主動聊起小時候。而後，有機會談話時，罹癌的老男人便會對她說：「從今以後請妳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個很好很好的人。」「說實在的，妳奶奶不讓妳當玫瑰，那可是多麼地擔心妳呢——妳是不是，是不是該找個時間回家去探望探望他們啊？」

她終於返回岡山。豈料，她回家後發現濃紅玫瑰被強颱吹斷裂了，死了。

接著，祖父過世，相隔不多久，老人朋友也過世了。此後，葉晴欣又開始仰望天空上的雲，可是雲不像以前，往前飄往後飄，它總是掉下來成了雨。

那個月她月事來的時候，內褲上的經血暗暗黑黑的，氣味像壞掉的豬肝，頓時，她覺得很痛苦很痛苦。痛苦什麼呢？不知道。於是她獨自在風吹就會搖晃的頂樓女兒牆邊，拿一把水果刀，向手腕來回地劃，來回地看著像屋簷細雨點的血一滴一滴落。然後走進屋內躺在沙發上，感到傷口

極痛，她久久望著地上逐漸乾涸的血跡由紅轉黑，最後竟睡著了。醒來以後，她很自責，因為她這才想起曾答應過老人朋友，要好好地活著，於是她將地抹淨，前往醫院。

坐在診間，她將長袖子往上拉，露出一些手腕與手臂上的傷，並且簡短地描述過往，然後自己下定論道：「我心底那個我想活下去。」醫生和緩道：「先試試吃藥，相信慢慢會好轉的。」她問：「怎樣才算好？」女醫生將眼鏡向上輕推，回答道：「請妳相信我。先按時吃藥，早晚吃。兩週後藥才會見效，至於其他的事我們以後再討論。我另外開一些速效鎮定的藥，如果妳又想自殘的時候，就吃一顆。或者打電話來，好嗎？」她想了一會兒才說：「好。」

之後每隔兩週就到醫院報到，每天吃藥。直到去年的父親節前夕，她逕自把藥停了。父親節那天，她到高雄愛河附近，參加二堂哥的喜宴。看著一道一道佳餚端擺上圓桌，她卻想起從前年節時，常圍繞在客廳的一家人已經很多年沒有相聚，而如今聚在一起，竟少了那麼些個人，祖父祖母父親。父親在老家照顧祖母，大堂哥早年車禍死了，哥哥則因染上毒癮成了亡命之徒……

喜宴即將結束時，親人們好像有默契般地散開來，沒有合照的機會。三堂哥遞來她孀孀特地準備給每人一枝的粉紅玫瑰花。葉晴欣拿著花與三堂哥說話的同時，眼睛卻盯著有透明玻璃紙與絲質紅緞帶包裝的花，想著，「這個玫瑰沒有刺啊。可能是被人拔掉了吧。還是說，這品種本來就沒有刺？」



她又想了想，說：「我們老家，原先有種玫瑰花呢。」他驚訝地回道：「有嗎？我不記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她勉力拉揚起嘴角，低下頭走開了。

堂哥婚禮過後一陣子，有一天，父親到台北來找她，背已微駝。他倆對坐聊天。父親述說道：「爺爺過世之前，生了一場大病。病中，常常好不容易吞嚥下去的食物很快就嘔吐出來。妳奶奶見了，一晚發了瘋似的拿著小圓鐵湯匙，逼他將稀飯吃下去，淒厲地喊，吃啊你吃啊，你給我吃，你吃下去才能活命哪——聲音拉得長長的，感覺屋子也晃動了。爺爺走後，從來都堅強的她一夕間就垮了下來……」

她慢慢地回答：「這我最明白。他們之間的感情很深厚。我小時候，晚上的枕邊故事，就常聽奶奶說，幾十年前，他們兩個人如何艱難地來到台灣，又如何困難地建立起一個家庭。以前，爺爺第二次中風後原先沒辦法走路，是奶奶日日夜夜拖抬著他，一趟又一趟，來回行走在我們院子那一條水泥地，才復健成功的。」

當天晚上父親就得趕回岡山，堅持不要她送，他們並肩站在康樂街上八十五度C分店。父親彷彿猶豫著什麼，然後伸出手摸摸她的腦勺，說：「小妹乖，爸爸愛妳。」她如觸電般愣了一下，父親收回手：「妳一個人在台北，交朋友方面要小心要注意。多吃點營養的食物，瞧瞧妳這太瘦了吧。哥哥有跟妳聯絡嗎？」她沒答話。叫的計程車很快來到，開車門時，他說：「沒事了沒事了。每天起床就大聲跟自己講：今天



真是美好的一天。我去坐高鐵回家了啊。再見、再見。」

父親回去不多久，祖母急症入院了，她自台北返回老家。打開紅漆大門，走進庭院，園地已全然荒蕪，就連記憶中向來屹立芬芳的桂花樹都垂喪著頭。躡身注視花壇，久久，視線潮糊了，她看見有兩個人在那邊，一個是她，嘟著嘴蹲在花苗前面，另一個則是背光、彎著腰的祖母。她忽然明白，那裏的濃紅色玫瑰花其實沒有死去。因為長久以來一直活在她心中。

匆匆去到醫院，她忐忑地輕推單人病房的門，姑姑瞥見她，即刻對著側臥蜷縮的祖母喊著：「媽媽、媽媽，您最疼愛的孫女兒回來看您了。」祖母甦醒過來，但沒有表情。她站在一邊，雙手不知擺哪，肩頸一直非常緊繃。鼻胃管餵食完，滿頭白髮的姑姑用面紙輕柔地為祖母拭面，一面溫柔地說：「小妹長大了對嗎？她自己在台北很努力地生活，在網路上賣衣服呢。越來越漂亮，很乖很懂事，不是從前讓您煩透心的樣子了哦。您記得她兩歲的時候學大人拿掃把掃地，您看著，抱起她，說她以後沒準是孩子裏面最乖的一個，還說，雖然老了，無論如何，也要把她拉拔長大……」

祖母轉頭向著她，眼神灰暗無光，而她再不能自制了，掩面步出病房，奔至樓梯間，放聲嚎啕。

凌晨時她回老家，立於客廳中高懸的「功在杏壇」匾額下，放下背包。接著她穿過書房，進到祖母昔日的房間，躺在黑檀木床榻上，綠豆枕頭沙沙地響。

似乎入眠又似乎沒有熟睡，葉晴欣腦海中浮現許多畫面，有的是片斷，有的是連續。起初是霧茫茫的一片，她往霧中探詢，彷彿看見那老人朋友站在裏頭，而霧卻瞬間散開來，清晰的笑容見過。她趨前，畫面即變成一片片沾滿濃濃暗紅色血的衛生棉，攤開來在垃圾桶裏，轉眼，置身客廳。不知哪裏吹來一股悲戚的風，將日曆薄薄的紙張吹起，抬頭，時鐘的秒針像被什麼卡住了，只咯咯咯地前後前後顫動，不往前走。透過紗窗望外瞧，祖母拉著水管，步向花壇兩株玫瑰邊，又停下腳步，嘴裏嘟嘟囔囔地不知說些什麼話，她想聽明白，推開紗門到庭院，卻看見小時候的哥哥和堂哥們，挨擠在庭前祖父祖母的藤椅兩邊，準備合照的樣子。她則捧著一朵濃紅色玫瑰蹲在座位中間，頭倚靠祖母腿側，燦亮金黃色的日光滿撒在大家的身上。她哭了起來，忽然，祖母大叫：「快丟掉玫瑰、丟掉玫瑰，妳這孩子，傷到了，怎麼淨哭就不說話啊……」她驚得呼喊，卻無法出聲，隱約聽到枕頭沙沙響，旋即，「功在杏壇」四字浮現又消失，之後，她真正進入了夢鄉。

小說敘述成長之痛，身為孫女，十歲受到大堂哥的性侵，這段說不出口的傷痕隱含心中，似成為行為失序、不受控制的初因；父母離異、受祖父母照顧，隔代教養存在恩情也存在隔閡，敘述者內在充滿不平衡，跌跌撞撞的人生，從受傷的經驗中自我療癒，尋找與自己、家人的和解。玫瑰雖芳香，卻帶刺，這是帶刺的成長，既自衛也刺傷他人，濃紅色象徵血液的家族臍帶，在最磨難時希望流淨斷絕，在最脆弱處，仍需家庭溫情的支撐。小說訴盡人性的不同切面，在看似知識型的家庭，卻傷疤連連，「功在杏壇」為家庭裡的風暴和家庭外的行跡做了痛心的對比。行文間，情感的感染力強，描寫入裏，具動人力量。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09/23（六）15:00

地點：高雄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彭瑞金、蔡素芬、楊翠、李志薈、李維菁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陳媠如

《聯合文學》雜誌周玉卿、邱美穎、溫耘安

紀錄：吳克威

攝影：劉子嘉

評審委員推舉彭瑞金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李維菁（李）：這次投稿的件數非常多，花了很多時間看，覺得不僅相對辛苦，中間程度作品的精彩度也沒有往年那麼好看。

楊翠（楊）：件數真的非常多，也有非常長的作品，整體來說這次的議題、小說的操演形式都很多元。這一百多篇的程度滿整齊的，但是沒有特別亮眼、突出的作品。

蔡素芬（蔡）：這次作品是我歷年來看打狗鳳邑文學獎的作品



中，高雄書寫比較多，而且程度比較齊的一次，所以我也挑了些地理上以高雄為主，故事性或內容都表現得還不錯的作品。整體而言，不像過去一眼就會認為這篇作品應該首選，評審各自選進來的作品有類型上的差異，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作品程度差不多，大家選擇較多自己喜歡的類型。我評審時還是會講究文字的技術表現、作者的切入角度是否有特殊點、對語言的陳述有無個人特色等。

李志蓄（蓄）：我比較困擾的是，字數長與字數短的作品要如何比較？字數會影響到故事的結構和題材蘊含的資訊量。這屆比較大的優點是有很多高雄書寫，但沒有一眼就看到特別亮眼的作品，評分時，心裡也在幾篇小說之間拉扯。

彭瑞金（彭）：作品篇幅有大有小，這是打狗鳳邑文學獎的特色，從六千字到十幾萬字，甚至十四萬字都有，這個辦法訂了以後，如果沒有修改，還是只能靠這樣的遊戲規則進行。看完之後發現沒有非它不可的作品。

##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共徵得一四〇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賽。獲得兩票的四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兩票	〈天才一族〉(楊翠、李志薈) 〈濃紅色玫瑰〉(蔡素芬、楊翠) 〈豪宅裝潢中〉(李志薈、李維菁) 〈今天天氣真好〉(彭瑞金、李維菁)
一票	〈地獄谷〉(李維菁) 〈紙厝〉(李志薈) 〈異邦〉(蔡素芬) 〈賣玉嫂〉(楊翠) 〈以貓之名〉(彭瑞金) 〈日光無聊〉(楊翠) 〈尋人啟事 程文學〉(彭瑞金) 〈秋霞〉(蔡素芬) 〈焦色弦樂〉(彭瑞金) 〈旗后男孩〉(蔡素芬) 〈伊豆海邊那麼寬〉(李維菁) 〈家族遊戲〉(李志薈)

經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一票作品只討論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

## 一票作品討論

### 〈日光無聊〉

薈：我可以附議 〈日光無聊〉。

### 〈秋霞〉

蔡：這是我的第一名，它的題材不新鮮，但文字非常好，而且又有小說技巧，年輕女人和一個更年期後的女人，她們在回憶母親的時候，兩段式交錯，這邊很有技巧性，所以這篇我希望大家讓它有機會入圍。

李：我可以附議〈秋霞〉。

### 〈紙厝〉

薔：這篇文章乍讀之下看起來很混亂，如果抽絲剝繭起來，作者他使用的文字描述跟他想要表達的主題、敘述者的狀態是非常貼近的。故事在談紅毛港一個被迫遷村的家庭，其實不具體，但作者用傳統喪葬冥紙厝的符號當作譬喻，談失去家庭的人藉由這個意念，藉由訂做契約、房舍來成就家庭的想望，企圖從女人的生命來尋回真正的家的樣貌，令我感到悲傷。雖然文字方面有點纏繞、晦澀，可是透過燒紙錢給外婆、母親這樣的形式來回溯一個女人的生命，十分動人。

李：我可以附議。

### 兩票作品討論

原先獲得兩票的〈天才一族〉、〈濃紅色玫瑰〉、〈豪宅裝潢

中〉、〈今天天氣真好〉，加上獲得一位委員附議的〈日光無聊〉、〈秋霞〉、〈紙厝〉，進行逐篇討論。

### 〈天才一族〉

楊：我個人滿喜歡這篇的，他描寫一個童年天才的生命路程。優點是文章乾淨、平實，文字很簡潔，敘事節奏也非常明快。對運動員的動作描寫，也有很高的切合性。另外，他在處理運動天才的生命起落，特別是在媒體塑造，還有大眾想像的部分，有些心路歷程以及自我探索，這些細節描寫得滿不錯的。我也滿喜歡結尾，一般像這樣的題目，到最後大概會有一個比較，不是天才變成庸才，要嘛天才就一直是天才，或者，最後天才不是天才，所以他放下了。但這篇故事主角最後沒有放下，那個描寫比較有張力，有些辯證的層次在裡頭。

薔：這是一篇在台灣難得以運動為主題的小說。作者應該是真正有打網球的經驗，所以他對於過程中動作的描述其實非常細微、有張力，呈現打網球非常細膩、幽微的東西。也不是只談天才運動員成長的過程，鋪陳上有好幾個人生的對照組，不斷有些關於人生夢想，去思考怎麼樣才是成功的人生，或者對自己有所體會的哲學辯證。當然結局沒有落入俗套，小說整體而言沒有太多缺點。

蔡：我自己也打過網球，小說有些基本陳述是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的規則，當然他的敘述有一定的節奏感，但也有很跳的部分，像是球員在國外奮鬥、每場比賽的細節，這部分他就跳得很快。還有人物形象，除了這位所謂的天才之外，吳芷寧的形象看不出來，阿和講的話有些個性，否則也屬於沒有形象。再來是主角年輕時被稱作天才的理由，「天才」是這篇小說很重要的環節，但在小說裡沒有凸顯出來，作者只講他有參加一些比賽，以及有些媒體報導，而且作品中描述他作為國手的訓練等細節，跟我的認知有些差距。作者在小說中引用了一部電影〈天才一族〉，小說結尾，主角在飛機上看了〈天才一族〉，好像對他有所撫慰。這部電影的存在意義就顯得非常重要，但我不能透過他陳述這部電影，就去了解這個撫慰，而是閱讀者得要再去看電影〈天才一族〉才能瞭解。因有這樣的疑慮，我就沒有選這篇。

李：在看作品的過程中，類似的體育競賽題目並不少見，之前看過一些作品，為了要讓讀者進入狀況，會過度賣弄專業知識，導致喪失選手的成長或人情變化，也缺乏某種書寫的可能性。這篇狀況相反，他降低了專業的門檻，讀來較為平實流暢。我感到比較大的疑惑是，這像是一個打網球的孩子的成長過程，從頭到尾並沒有見到所謂的「天才性」是什麼？因為天才有些人格特質，對小說而言，這方面的人物塑造我比較沒有看到，我看到的是喜歡打網球教給他的體會，



一路想要堅持下來的過程。另外，最後作者沒有把結果變得很悲慘，變得比較溫馨，甚至有點勵志的氣質，但首先前面沒有閱讀到天才性是什麼，後面這部電影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可是掌握不到那個東西，變得結尾有點可惜。

彭：他用了兩個對比性的人物——阿和跟吳芷寧，這男女之間的對比性比較容易看得出來。但主角跟阿和的對比有點莫名其妙，阿和幾乎就是把所謂天才這兩個字否決掉，阿和的見證說明——這個主角根本不是天才，成就靠努力而來。第二，他要寫一位網球員從業餘變成職業的辛酸，在我看起來，他最缺乏的就是想像力，完全看不到他從失敗當中展現的才能，所謂運動員的天才是如何成為天才。第三，作者其實是藉台灣網球協會的內幕來發想，只是性別轉換，但我建議要有想像力，因為台灣男子從來沒有人打到溫布頓的準決賽，我想這篇小說談不到想像力，尤其是作者設定描寫的是一位網球天才，我看不到這個天才的描寫，天才運動員好像不會是這樣。

楊：我說明一下我看到這篇文章在處理天才這個部分，我不認為他是要去寫一個天才網球員的成長，而是要去寫一個網球少年的成長裡面，怎麼被想像為天才，或怎麼被論述為天才。所以文章當中沒有去處理所謂的天才性，反而是好的，他要處理的不是「我是不是天才？」、「我如何成為天才？」，

比如小說中媒體把主角塑造為天才，這個社會如何看待，他又如何想像自己，他要做的主題是社會想像中的生命成長領悟。他沒有定義天才如何成為天才，我讀的時候不覺得作者想要闡述這些，所以其實沒有處理到反而是恰當的。

### 〈濃紅色玫瑰〉

蔡：這篇是在談成長之痛，以一個帶刺的玫瑰為象徵，在這個少女的成長過程中，把自己自衛起來，帶著刺去面對家人和外任交流，這來自她十歲的傷痕，被她的大堂哥性侵多次，有可能因此導致這樣壓抑的性格發展，形成內在難以言說的創痛。她講述這個成長過程，事實上也讓我們了解生活的平凡，即便她的爺爺、奶奶是教育工作者，生氣時說話仍會刺傷他人，人多少都會帶著刺，這也是生活的平凡，修養再好的人，可能在某種狀況下，也會表現得跟平時不一樣，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她的過程有很多曲折，最後和解於家的歸屬感，其實心裡面還是希望獲得圓滿。

楊：這篇文章處理家的傷痛，看起來是一種療癒或和解的過程，沒有那麼落俗套的處理，這篇文章讓我感動的地方是，她在處理身體、疾病，從月事來寫起非常到位，因為包括身體疾病、濃紅色玫瑰的意象，全都扣在一起，結尾其實也結得很好：『「功在杏壇」四字浮現又消失』，整篇小說前後結構

的勻稱性，作者寫這些傷痛，包括女主角本身的傷痛、父母離開、阿嬤的話語、性侵等，這些書寫細節的紋理可能不那麼清晰，卻是存在的，與作品的連結性很高。阿嬤要女主角不要選玫瑰，其實是擔心她刺傷自己，這整個過程作者處理得很自然、很感人，沒有違和感。

李：這篇作品就很平均的在這些地方：性侵、擔心被棄、父母關係、經血、玫瑰，這些象徵或故事並不少見，她很平均地處理過去，沒有不好，但也沒有太令人意外的處理。

薔：這是女性漫長跟家人和解的過程，很動人，這裡面的意象確實比較常見，但還算貼切。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作者目前太過直線敘事，剪裁和縮放上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作者把主角的生命歷程一五一十地寫出來，但應該挑幾個重點，需要放大、強化，其他簡筆帶過，這可能會讓主題有更高的提升。

彭：我認為這不過就是一個很平常的女性生命發展史，雖然作者有安排一些意外，但這個意外，包括被她的堂哥強暴的情節，也就是在社會上會發生的事情。

〈豪宅裝潢中〉

薈：這是篇標準的社會諷刺小說，涉及到電影、房屋仲介、老闆包養女人、租屋委員會的主委等，有好幾個不同職業角色都有趣的彰顯我們社會現在的樣貌。小說其實沒有非常凌厲的文筆，就是很簡潔、俐落地講個諷刺性的題材，非常呼應此時此刻的社會氛圍，以這個角度來講是值得鼓勵的。

李：我非常受這個題材吸引，這篇小說寫到電影美術，顯然有事先了解，但沒有炫耀，跟我理解做這行的調調真的相當接近，裡面也有職人的有趣角色和他們做這個行業的委屈，作者融合類型小說的氣質，炒房出現一隻手，可能會讓大家覺得這是比較大眾小說的慣用手法，但這無可厚非，裡头的角色都跟台灣當代的社會現象有些呼應，所以我選了這篇，而且是這次較好的作品之一。

彭：這位作者應該就是做這個行業。

李：寫的角色都很接近真實的樣貌。

蔡：不然就是編劇。

楊：這篇作為一個嘲諷、荒謬小說，在荒謬元素的選擇和經營上的確產生一些效果，比如手臂跳出來這部分很精彩。但來看房的那個小三，這個搭配當然是刻意為之，我會思考這

個設計的必要性在哪裡？嘲諷的強度？這是我沒有選擇的原因。但如果就一個嘲諷、荒謬的元素來說，小說表現得四平八穩，很多部分都經營到了。

蔡：看完這篇，感覺就好像進電影院看了一部恐怖娛樂片，一下什麼都看完了。當然小說最後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了脫貧出賣良心、掩蓋事實，把一隻手臂做成一個裝飾品，但就是這個點，這是一個短暫的賣點，讀完這個沒有太多空間對他的文字、小說鋪排、餘味、人性等留有思考的空間。美學性有點不足，而作者這種寫法，感覺很像很熟練的電視劇或電影的編劇方式，反而有點淺化「為了防止房價下跌去掩蓋事實」背後的人性，因為作者把它變成一種一般人都知道的那種小三情節，以及後面走到驚悚、恐怖的形狀，就覺得好像是要討好大家的一部通俗劇。

彭：這篇小說是所有作品最富有趣味性的一篇。我沒有選的原因是我想選另外一篇小說，但我是可以支持這篇的。作者把很多台灣當前的社會議題全部融在這裡，用不是很嚴肅的方式藉房地產問題、就業等將它凸顯出來，任何人都會覺得他好像有道德上的問題，把撿到的屍體變成藝術品，其實這是純粹的搞笑，他可能是為了達到這個諷刺效果而搞笑，這個部分我是可以接受的。



## 〈今天天氣真好〉

李：這篇作品比較特殊的地方，是用兒童的口吻在講空氣污染，設想一個近未來的狀況，為了欺瞞，大家用政治手段來杜絕，當作沒有這件事，或想辦法繼續活下去，回到一個專制管理的狀態。我不能說這樣的設計十分創新或過去沒有看過，但篇幅短，節奏和文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成立，相較之下寫得比較有趣，小說視角還加入父母和孩子，最後的翻轉非常有意思，別出心裁，可讀性非常高。

彭：我選他是因為這是篇寓言式小說，這東西還沒有實現，作者用小孩子的口吻來象徵，所以他一開始也留下一個雙關語：「我已經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一方面是指，大人是騙人的，可能指整個教育體系或後面的政治都是騙人的。整個寓言凸顯的問題都是存在的，是不是會變得這麼嚴重，連上課都要戴全身護具？這也是他預言的目的，如果放任大家繼續說謊，有一天可能真的會變成這樣。作者不囉嗦，講的話大概都能夠清楚地把意思表達出來。

薔：這篇是我的前幾名，對我而言是帶有諷刺性的寓言小說，以孩童的觀點來說這個故事，可能恰好是這個故事可以成立的原因，因為透過孩童的觀點，可以吐露較少的細節。這篇小說比較不足的地方是，情節發展太少，如果他有個情

節的發展性，比如某個同學突然消失，可以把這個寓言帶到更遠的地方，產生不同面貌，那這個小說的深度、完整度就會更高的呈現。

蔡：這篇小說雖然想要虛擬一個未來世界，對教育、空污都有一些寓言式的鋪排，可是我一直覺得有些問題，像是主角開學時是國小一年級，裡面常在講「我小時候」，我想頂多追溯到四、五年前，這之間環境會產生這麼大的變化嗎？而這是個能自動駕駛的世代，我會希望能有更多針對未來的描述。小說裡全在講空污問題，談及這個社會為何製造謊言來欺騙社會。小說題目設定是「今天天氣真好」。通常我們在聊「天氣」時，主要是談溫度和下雨與否。而這篇小說中，勉強有提到下雨，但這些「下雨」是為了陪襯空氣污染。所以我覺得題目中的「天氣」和內容中的「空污」完全脫離。我不知道是作者沒有考慮好，或者有意區隔這兩者，還是他想藉由「今天天氣真好」這個題目和「實際發生嚴重空氣汙染」這個內容之間的對比，來作為寓言，向讀者說明大人的世界是假的。對我而言，這些環節沒有設計好，說服力不太夠。

楊：小說有些部分有打動我，通過一個孩子的視角，單純又犀利地具現虛構性，處理某種整體社會所關注的文化價值。但裡面有兩個部分沒有處理好，一個是時間感，也就是作為未來小說的虛構或預言，當然可以在任何時間點誕生，但需

要有前後脈絡的合理性，這部分有些環節作者的確沒有處理好。第二個，他一直提到一個關鍵是「其實不只是新課綱，還有書是被藏起來，不再印書了，然後書被藏起來，這個小朋友一直渴望著去看書」，書應該是這裡頭很關鍵的意象，代表真實嗎？我會打一個問號，如果書代表沒有謊言，這需要更多鋪陳、詮釋，如果單純覺得能夠看書就代表世界沒有謊言，小說沒有經營好其中的反差，沒有讓我認同。

### 〈紙厝〉

薈：這在這一百多篇小說裡，是比較不一樣的小說。文字也許沒有那麼好進入，沒有著墨在高雄書寫，但被拆遷的老式房子與現在如廢墟般、用夢幻建構起來死亡之後的紙厝世界，這個連結很有意思，從閱讀的角色來看，這是篇還滿悲傷、動人的小說。

李：我第一次讀這件作品，就讓我印象很深，題材也是我喜歡的，那些漂亮的紙紮、「假的家」……，都是人生前沒有得到的歸屬感。作品裡把死後或正要死的那種朦朧、虛實，包括自己的幻想對象，小說故意設計得讓讀者以假亂真。就寫小說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作者要用漂亮、精彩的文字來建構這個視覺性，他建造文字的瑰麗造成視覺或感官，在文字處理上要再加強。特別是第一段落塑造的氛圍，文字看來沒

有達到作者自我的期待，反倒是後面寫得比較好。但這個題材、想法或視覺的交錯，有創意且值得鼓勵。

楊：這篇我會認同這個題材是有趣的，看到最後再回到前面，可以發現有些問號部分被解答，但我確實對他文字的調度、操演方式看得非常疲倦，甚至用力過度，文字不夠乾淨，很多地方很曖昧，不只是語言本身曖昧，同時感到很拖沓，作品本身有創意的概念，就沒辦法明朗地被呈現，這是我後來沒有選擇的原因。

蔡：這篇圍繞著死亡的意識，中間文字的跳動，這種寫法流於簡略，他的意識隨想隨到，可是在小說寫作裡，通常希望許多元素是有意義的，比如為什麼故事中的餐廳是義大利麵店？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是個人喜好，應該具備必要存在的理由，否則情節全憑喜好安排，這不足以構成小說創作的挑戰。

彭：我看這篇小說時，一直拿他跟〈尋人啟事〉作比較，同樣都是寫死後世界，〈尋人啟事〉是死去又活來，比較起來〈尋人啟事〉用更寬廣、深刻的角度去談這個生死問題。所以我當時沒有選擇，是因為這篇談生死的層次不是很高。

〈日光無聊〉



楊：這篇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位十五歲少年，被放置到無聊、失敗的生命情境裡，透過少年的眼光來看庶民生活，他所看見的荒老社區，彷彿被時間拋棄，這個反差很有趣。但少年穿透到這個社區荒老的底蘊裡頭，看見一些人的生命姿態，他們的形象鮮活，各種即使失敗、沒有希望的情境之中，這些人仍然用力活著，最後讓我感到某種溫潤光澤，有打動到我。

薈：看起來是個國中青少年的翹課時間，很無聊地在社區閒晃，為了「找狗」而發展出一連串事件。少年去老兵的家裡，以此看待自己往後的人生，這部分在從前的小說中有被處理過，但這邊處理得滿動人的，另外，作者突破社區的界線，到另外一個世界，無意之中揭露這樣的概念毫不勉強。唯一對這文章篇名比較有意見，無聊這兩個字不需要直接賦予在篇名裡，應該有更好的選擇。

蔡：作品以年輕少年的生命，去對比一個九十歲的生命，而且十五歲少年一直在體會老潘的人生，也在體會死亡。這裡面敘述少年的想法，有些寫得太老練，可能要到我們這種已經五、六十歲的人，才有可能體會到的死亡的感覺。可是這個少年尋狗的執著又很像小學生，對死亡的感覺又像年過中年，所以我有點心情沉重，因而沒有選擇。



李：用青少年的角度來描繪一個破壞性的時光，好像把人逼到尾端，這個取材本身具有某種戲劇性，像《麥田捕手》就是類似的題材。但如果要寫到這樣的程度，青少年本身要迷人，探索的角色也要立體，雖然小說中的老潘和尋找西施犬的情節設計都很討喜，不過讀起來相當辛苦。首先我看不出裡面幾年長角色的差異性，再來，他安排了份量不算少的對白，但對白寫得很普通，缺乏與敘述之間的協調，甚至作者在敘述的部分寫得比對白精彩，這牽涉到小說在閱讀上的節奏問題，題材是討喜的，但就小說而言，還有很多需要重新整理的地方。

彭：這一篇小說透過一個十五歲的青少年來看一位外省獨居老人的一生，過程有很多對話或事件，不是一個十五歲小孩會去關心理解的，例如談到外籍新娘的問題，就算再早熟的小孩也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思維，作者本來可能是要取巧來塑造角色的討喜感，但這樣的安排反而變成漏洞。

### 〈秋霞〉

蔡：我沒有讀到創意性或是亮眼的部分，當然這篇非常傳統，尤其女性勞苦的一生，同樣的題材難免重複，我從中看見作者的人情世故，落於筆端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角度，能夠把鄉村俚俗的語言融入在敘述之中。作者有思考過這篇小說

該如何呈現，其他選進來的小說有些作者太像素人，還不夠熟練到理解小說該怎麼創作，但小說寫得太熟練也覺得不太好。〈秋霞〉好的地方在於，作者不會想到什麼就平鋪直敘地寫下來，還是會有些時間交錯點，讓真正的答案在最後浮現出來，我還滿欣賞作者對事件觀察的敘述。

李：這篇作品是要仔細看的，題目、場景、女性心情不算新穎，但文字能力和敘述在這批作品裡面是好的，而且讀起來越來越有滋味。除了剛開始顯露出兩代女人之間的默契，與彼此沒有說出口的支持和信任很吸引人，以及她先生半身不遂之後污辱她時秋霞就踹他，甚至把他推到地上去，過一會兒再把他扶起來，終於有能力反轉的過程，還有之前當過檳榔西施的心境，挺好看的。

楊：這篇用今昔交織的過程，我很認同這篇要很仔細地讀，因為敘事平緩，沒有太多高潮起伏，不是著重在戲劇性的經營，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非常繁瑣，第二次看的時候才覺得比較有滋味。這個作者的文字描述能力確實很好，精確、清楚，特別是有些場景的描述非常鮮活，但我還是在想，有些細節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寫進來，會不會有些敘述再簡白一些，秋霞這個人物的形象會更鮮明？

薔：這樣的題材不算新穎，小說表現手法就是現實和回憶交

錯，讀到最後漸入佳境，對於女性細膩描繪其實也滿深刻的。但我也會覺得其實不需要寫這麼厚，有些裁剪會更好。作者文字雖好，但有很多人稱和詞語需要再校正，這是我閱讀上很大的疑惑。

彭：我同意他其實是一篇特殊的女性生命史描述，只是有一些問題，比如作者在文字上可能相當自信，不知不覺賣弄了很多非必要的描述，這些東西對讀者想要了解一位女性生命史，絕對會變成閱讀上的障礙。其次，我最不能同意這位作者不斷跳出來講話，作者一直在裡面展現自己，比如他特別強調，阿霞的一生就是一個命格就決定了，那如果是命格決定的，那秋霞這一生算什麼？我在看的時候，覺得這個是小說較大的缺陷。

##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七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五、三、一分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彭瑞金	蔡素芬	楊翠	李志薈	李維菁	總分	序位	獎項
豪宅裝潢中	3	1	0	3	5	12	1	首獎
今天天氣真好	5	0	1	0	3	9	2	評審獎
濃紅色玫瑰	0	3	5	0	0	8	3	優選獎
紙厝	0	0	0	5	1	6		
秋霞	0	5	0	0	0	5		
天才一族	0	0	3	1	0	4		
日光無聊	1	0	0	0	0	1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豪宅裝潢中

評審獎：今天天氣真好

優選：濃紅色玫瑰

